



真風  
月刊  
325期

ANAN CHAO FOON \* april 1980 \* kdn 0142/80 \* issn 0126-6608 \* m \$1.00

# 蕉風 月刊

325期  
1980年4月號



---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

ISSN 0126-6608 \* KDN 0142 /80

---

定價馬幣一元 \* m \$1.00 senaskah

	23	梁宗岱／李白與哥德	論述／隨筆
	29	梁宗岱／論詩	
	42	曾翠巧／訪梁宗岱學長	
	66	柳承音／『八方』之一：白與陳	
	44	梅淑貞／〔人間集〕梁宗岱的「詩論」	專欄
	46	黃潤岳／〔閒思錄〕張牛肉與宋牛皮	
	52	鄭百年／〔文史叢談〕論柳宗元的『永州遊記』(三)	
	58	雙魚／李姿	散文
	69	吳煦試譯／Günter Grass 著／蝸牛的日記	小說
	76	吳煦試譯／Octavio Paz 著／與浪一起的生活	
	81	罕／生之音〔第三章／續完〕	
	98	李葉／輕舟	
	102	季亞／愛情與蜜糖	
	106	洪泉／短篇三篇 • 鏡子 • 速寫簿 • 餘	
	116	編輯室	風訊

# 蕉風月刊

第 325 期 / 1980 年 4 月號

## 目 \* 錄

封面	水彩作品 / 賴耀發	0
專訪	拉笛夫變了 / S. Jaafar Husin 訪問 / 白水譯	4
詩譯作	拉笛夫詩譯 / 白水譯 • 小村咖啡店寄來的短簡 • 山的傳說 • 我們的老人 朱麗娜・哈姍詩譯 / 白河譯 • 火車窗外的生活 • 碼頭的黃昏 • 浪花在我脚下在我心中	12 16
詩創作	茨廠街的歲晚 / 梅淑貞 世事 / 宇禾 La Chanson des vieux amants / 梁爾煦	60 62 64

白水譯

S. Jaafar Husin 著

# 拉笛夫變了

第一次參觀拉笛夫（A. Latiff Mohidin）在檳城理科大學建築卅六的畫室，是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拉笛夫的畫室看來整齊乾淨。牆壁上幾乎掛滿了他的「浮羅交怡」系列雕刻作品。在一個角落，未完成的同一系列作品疊得好好的。在旁邊的桌子上，紙張也有條不紊地放好。一切看來齊整。

拉笛夫是在一九七七年受理大委任為客卿畫家後，來到理大校園。拉笛夫在十九歲時，已顯露他在繪畫方面的才華。在六十年代（那時拉笛夫已成為一位知名畫家），他也表現了在詩創作上的才能。在短短的期間，拉笛夫成為了一位優秀的詩人及畫家。

拉笛夫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廿日誕生於森美蘭州芙蓉。他小時在 Lenggeng 馬來學校受教育，後來跟隨父親 Sheik Haji Mohidin Tiku 遷居獅城。在新加坡，拉笛夫就讀於 Kota Raja 馬來學校和 Merchantile 學院。後來，拉笛夫返回芙蓉，在喬治五世英校深造，考獲學校文憑。在一九六〇年獲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獎學金，負笈柏林純美術大學。一九六九年，他更得到洛克菲勒獎學金，赴美國深造。不久之後，他得到法國文化部資助，遊覽花都巴黎。拉笛夫是一位深受現代教化薰陶的詩人畫家，而且在歐亞各

地到處漫遊。在這種遊浪生活中，拉笛夫吸收了各種各樣的人生經驗，以後在他的作品中，發揮無遺。

由於拉笛夫在文學創作與繪畫上造詣深厚，佔有重要地位，理大聘他為「創作員」*Ahli Cipta*，在大學裏提供他一切創作及繪畫的便利與設備，希望他的出現和在校園的活動能給學生帶來好處。據理大人類學系主任沙農阿末（*Shanon Ahmad*），拉笛夫到了理大後，學生對文學活動尤其是通過文學會的活動的興趣已增加。他補充，拉笛夫提高了學生的創作力。

當我在理大校園時，學期大考將屆，學生聚合在圖書館或房間裏埋首砌磋。偶爾也有學生跑到拉笛夫的房間，請教他或跟他談天。拉笛夫泰然自若地接見他們。校園裏一片寧靜。拉笛夫在這種清靜中，修寫了他一九七七年的詩作。

沙農阿末說：「自從拉笛夫來到這裏以後，剛好又逢弄璋之喜；我發現他有點變了，傾向回教徒的生活。譬如他越來越沉默了，從這點可以看出他的性情變了。」

拉笛夫於一九七六年八月與 *Wan Nafisah Haji Ismail* 喜結良緣，並於生下麟兒 *Muhd. Ilham*。沙農阿末說，拉笛夫與兒子之間的關係親切。拉笛夫常常滿懷希望地跟別人談起孩子的眼睛、耳朵、笑聲。拉笛夫現在比較沉靜，家庭在他的生活中佔了重要地位。

我低達檳島一兩天後，遇到了比亞達沙。他也跟我提起了家庭影響與拉笛夫在創作——尤其是繪畫藝術——之間的關係。比亞達沙認為拉笛夫最近的作品，意境平靜。「他好像要和浮羅交怡傳說般甦醒過來，而變得浪漫化、傷感化。拉笛夫的思想中似乎浮現了一種道德意識，不過如果我們細心研究拉笛夫的作品，我們就會產生一種驚奇。他的作品的形式必然令我們想起本地區所存在的形式。不過拉笛夫所採用的顏色與構造無疑是西方的。」

比亞達沙說，拉笛夫風格的轉變，可能因為生活方式改變的緣故。他說：「拉笛夫現在很少四處流浪了。他活在一個固定的環境裏。拉笛夫的觀賞作品現在比較可以被斷定和靜態。拉笛夫以前作品的特色，是氣派豪放。」

比亞達沙也和沙農一樣認為拉笛夫個性與作品的轉變，與拉笛夫目前的生活有關係。他

說：「安定的生活也許對拉笛夫有些影響。不過我不能肯定拉笛夫是否會成爲這種局面的犧牲者。我相信我所認識的拉笛夫會克服這個問題。只呆在這裏——檳城的環境也許不適合拉笛夫，不適合他的藝術創作。這裏的生活是那麼安寧、平靜，沒有機會讓他從事冒險與刺激的活動。」

傳說拉笛夫不久將揮別理大校園的幽靜，返回首都吉隆坡。無論如何，在檳島的幾年，必定給他的生命帶來了一些新的意義。只有拉笛夫深知他目前的經歷。在下面的談話中，拉笛夫透露了他的心聲。

地點：理大校園卅六號建築的畫室角落。牆上掛滿拉笛夫的浮羅交怡系列作品，地上擺了許多罐子，桌上放了寫上詩的紙張。畫室外的氣氛一片僻靜。教授與講師們已回家。偶然間——三五成群的學生走向「雪櫃」（圖書館）啃書，因爲還有一周便是第一學期考試。

時間：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下午五時卅分。

● 好嗎？棉蘭如何？多答湖如何？有香煙嗎？你現在想甚麼？我看你一直望着牆壁……有甚麼心事？你對我國文壇的氣象有何看法？還有常常看文學月刊嗎？

究竟怎麼啦？一開口便問了一大堆，慢慢來……別急得像給靈感追趕似的！

● 拉笛夫，這是重要的特別事情……據我所知，你是創辦文學月刊的兩位人士之一。好吧，讓我再問一次：你爲甚麼老是看着牆壁，好像你的作品還有許多地方未完成似的？

這正是我常常碰到的問題：如何面對一個空間或怎樣去完成一副作品。有時作品開始了很久，看起來好像已大功告成——就像這個雕塑。……接着是處理「瑣碎」細節的時候。好像這個作品，裏面的綠色不夠濃，中間的木板太薄，也許我要把它撕開。……

● 對不起，讓我們言歸正傳，談談文學好嗎？我要請問你，理大的文學活動如何？還有，閣下本身的活動又如何？別人說你現在很勤寫作。是真的嗎？請問寫些甚麼作品？

讓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認爲理大的文學活動非常生氣勃勃——這是廣義的說法。在課程裏，學生們討論馬來群島（當然包括馬來西亞文學在內）的文學發展，談亞洲、歐洲、非洲以及回教文學。這鼓勵他們在創作者的世界與作品的隱喻方面作比較。在課外，教職員之中有幾個人還大量創作，好像哈芝沙農便是其中一人。據說他在忙錄的行政工作之餘，重

新評價了小說 *Salina* 。 Yusof Hassan 還在搞文學批評。 Zakaria Ali 仍舊埋頭創作小說、詩以及雕刻批評。 Redza Piyadasa 和 Sabapathy 最近積極地介紹本地畫家。寫得最勤的兩個人就是 T. S. Lanang 和 Mansor Ahmad Saman 。他們每個星期有三、四個專欄。此外還要和我及 Latif Kamaluddin 搞詩刊『蛋』（油印本）以及出版幾部書。除此之外，理大文學會繼續主辦詩歌朗誦會、文學座談會、寫作實習班等。

● 很好！很好！可是這些寫作實習班有甚麼價值嗎？

有的，如果要去探討的話，價值固然有。參加創作班的人……

● 據說有些參加者在完成了這些課程後，居然不敢提筆寫作了，是嗎？  
哦，我想這要看個人的能力與態度而定。對一些人來說，一點點（一年）的知識已經是可怕的，不過另一些人則認為寫作班只不過是開端而已，他們沒有幻想自己以後一定會成爲多產和受人歡迎的文學家……

● 現在我想，知道你本人在理大擔任客卿畫家兩年來的文學活動。

如果不介意，我要把這個問題分作兩部份。第一是在畫室內的活動，二是在畫室外的活動。在畫室外的活動，是指我與大眾——學生與教職員——的接觸。在畫室內就是個人的活動。身爲客卿畫家，我應該同學生見面，討論文學與雕刻藝術，和準備回答私人問題。好像有關我繪畫、寫作與流浪的經驗。我常常去和學生見面，他們也常來見我；有時在畫室裏，有時在食堂，有時在家裏。起初，我主要聽他們的意見。後來，我慢慢學會回答問題。看來，每個問題都需要回答，雖然是奇怪的問題。他們問我，這首詩的意思是甚麼，那首又是甚麼意思。所以我準備了五、六十個答案，回答每個問題。雖然這件事聽來瑣碎，它確是我的活動之一。形而上的藝術問題不容易回答。

● 你在這裏不是有大把時間嗎？

其實我目前的情況有些獨特。身爲客卿畫家，我不必教書或學習。幸好大家了解這種情況，所以迄今沒有出現甚麼糾紛。我其他的活動是詩歌朗誦和每年至少舉行兩次美展。同時我也幫忙雕刻藝術和戲劇系的同事翻譯稿件及劇本。這就是我在畫室外活動情形了。至於在

畫室內的活動，這兩年裏，我創作了不少作品。牆上雕刻大約有八十件，詩四十首。現在我在整理這些詩作。這部詩集將交給理大出版。

● 跟往年比較，你是否認為這些作品已增加？還有你現在是否發覺到作品有甚麼改變？我的意思是指你在吉隆坡還是過着王老五日子時作一比較。

如果和以前比較，我完成的作品也不少。我要盡量好好地利用在理大的時間與設備。在這裏我當然可以自由自在地，每天繪畫和寫作。我在首都的朋友很多。有時在這裏會感到寂寞，所以我每兩個月至少回首都一趟，或者每年到外地遊遊，看看那些還在繪畫與寫作的朋友有甚麼改變。我現在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動。以往我到處流浪，雲遊四海的逍遙日子，已經一去不返。現在的行動沒有以前那麼自由，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以前是王老五；現在有了太太和孩子。以前只聽到一個聲音，現在我聽到的是三個有不同要求的聲音……

● 如果你要一連幾天埋頭創作下去，這不是很成問題了嗎？

是的。我的確時常想不停地創作。

● 所以當你有這種慾望時，衝突就出現。這種矛盾會漸漸漲大，似乎要把胸膛炸開似的。於是你把一切劇烈的思想與感受完全發揮在作品中。

不錯。就好像一部歌舞劇的理論。可是實際上，出現的形式卻不同。在舞蹈方面，例如「探戈舞」和 Flamingo 舞，如果步伐錯了，可能就會拆斷腰骨呢！

● 為甚麼你要用「探戈舞」和 Flamingo 舞的隱喻？你有時倒是很怪的——很荒謬的。這種舞蹈與我們自己的文化距離太遠。那是西班牙舞，是西方的東西。為甚麼你不把「讓迎舞」（ronggeng）或是「爪哇舞」（joget）來比較，它們不是更能反映民族特性嗎？

哇！老兄說得好嚴重啊！你剛才所用的字眼，全是重大的東西：荒謬、西方影響、民族特性問題……

「荒謬」（absurd）一詞最近的確在我們的文化界（尤其是戲劇工作者）之中流行一時。由於太過盛行，以致每當出現一件我們想不通的事情時，大家就把它套上「荒謬」的字眼。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舉行美展時，一位觀眾匆匆忙忙地跑來對我說，我的作品受到「荒謬」

和「超現實主義」影響。如果我們看看我們豐富的傳統文學作品，我們是否會找到這種特色呢？就拿下面這首班頓來作例子：

Anjing menyalak di dalam hutan

Pulau kesang di ulu Melaka

Bayam berbualkan rambutan

Pisang berbunga kuntum sempaka.

(狗在森林裏狂吠

馬六甲河上流的的葛雙島

莧菜結出紅毛丹葉

香蕉開的是蘭花)

或者我們拿下面這句比喩來看：

雨水回到天上

Hujan berbalik ke langit

這些意象不是充滿幻想、超現實主義、夠古怪和荒謬嗎？所以說，荒謬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特色早在我們的文學中存在。只不過是未成爲術語或概念罷了。談到民族特性問題。這個問題涉及過去歷史的文化，而且比較複雜。如何表現我們的特性，如何「認識自己」，如何把我們與別人分開的問題。我們是我們，別人是別人。當然只穿「苔廸」衣，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有共同命運的思想，也須共同進退。不過這方面的問題也繁多和各種各樣。我們的有識之士不知開了多少次會議，但始終無法達成協議。

● 你對文學獎（Anugerah Sastera）的看法如何？對我們目前的文學處境及氣氛看法又怎樣？

至於文學獎，我認為它似乎對我國的文學發展非常重要呢！以致在文學獎停止頒發時，許多文學工作者哀聲嘆氣。有人甚至說，沒有這些獎賞，我們也許不會進步，彷彿沒有了金錢的酬勞，我們的文學工作者的手和手指便變得僵硬，思想與靈感已停頓，無心寫作。我認為這種事是不會有的。

●如果真的有呢？

如果真有這種事，那就會發生悲劇了。衆所周知，如果我們頸上套太多的花環，我們可能給悶死。無論如何，應該注意的重要一點是：不管有沒有這種頒發文學獎的儀式，在我們搞文學和寫作上是不會引起反面的氣氛和態度的。我想，主辦當局自文學獎於一九七一年成立以來，已經更加成熟和更有經驗，而得獎人也了解到，每個榮譽是一種外來刺激。至於我們的文壇狀況與氣氛，我認為目前的文壇大致上有些消沉、暗淡、缺乏生氣。其中的因素我不肯定，也許是因為缺乏辯論和討論的緣故罷！我所指的辯論，不是通過大眾廣播媒介的辯論。在這些媒介上，批評者在沒有正面相對的情形下互相抨擊。也許是因為文藝界人士現在更喜歡搞戲劇，而放棄了特別的文學活動。或許像別的活動一樣，文學活動也有季節性。我不能說定。不過通常文學活動的來源是首都吉隆坡。舉個例子，如果語文出版局「作者天地」*Sudut Penulis* 的詩歌朗誦及座談會恢復活動，就是很好的事。我們的寫作人和外國文學家之間見面也重要——除了在研究會上的正式會面以外。

●你對於在酒店舉行詩歌朗誦，有甚麼看法？你贊成嗎？

我向來支持。詩可以在任何地方包括酒店內朗誦。以前，詩人喜歡在海灘、河邊朗誦詩歌，現在，在酒店了。

●據你的高見，怎樣的詩歌朗誦才算是好？你是否覺得你本身的朗誦使到聽衆起共鳴？

我沒有關於朗誦詩歌的特別理論。目前，我們才剛剛在嘗試的階段，採用了許多朗誦的風格與方式，不過有時我覺得失敗了。

●失敗？

我的意思是：我們往往過份把朗誦的聲音戲劇化，有太多的歌唱、音樂及舞蹈來配襯，靠燈光、舞台佈景等的協助，以致有時邀請藝術家們作為號召的方法。不錯，這可以作為朗誦的形式。然而我常常認為（別人的想法我可不曉得），由於這些旁系技術忽略了詩的真正聲音，而失去了詩的意味。雖然在以前，以語言向群衆表達心思的方法早早已存在——好像在 Minangkabau 的 ‘Kaba’；不過這種朗誦形式沒有發揚光大——詩歌朗誦藝術還是一種新的東西。在我本身的朗誦中，我覺得自己尚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未能充份把握，特

別是在音調技術和姿態方面，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

● 你這種自我反省與批評的做法很好。只是批評別人是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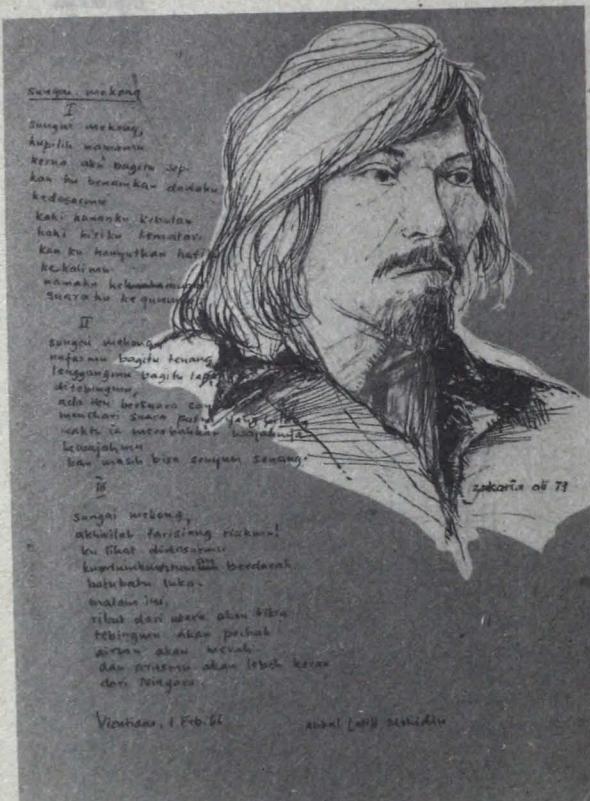
(有人在窗口敲了幾下，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原來是 T.S. Lanang 跑來借兩根香煙。)

● 你還想補充些甚麼嗎？

你這個問題聽起來很夠專業性。我想就談到此為止。如果一味只談自己，會給人取笑。不過我倒認為我們還得加一些東西。

● 甚麼？  
一杯咖啡一支煙。

\* 原文刊馬來文學月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



# 拉笛夫詩譯三首

## 小村咖啡店寄來的短簡

之一

他們又來到那間殘舊昏暗的咖啡店

又集合在一起

談論着漲價的糧食

一面拍打圍在茶杯口和桌子

邊緣上的綠色馬蠅

之二

那個印度人坐在店裏的角落

用長牙咬指甲

雙眼凝視一隻在伸懶腰的癩皮貓

偶爾 一輛載樹桐的羅哩隆隆而過

噴起滾滾塵埃

他想起故鄉老母的叮囑

要注意口和手的衛生

### 之三

今早 Si Buyung 又沒上學

令他感到自豪的膠鞋穿了洞

他不好意思在老師面前赤着腳

他摸摸漸漸長大的咽喉

明天他要去幫 Uda 割稻

### 之四

一隻烏鵲不知從何處飛落

棲息在騎樓的垃圾桶上

碎紙在風中飛揚

夜幕低垂 他們該回家了

朝着小徑走向夜的

盡頭

# 山的傳說

數百年代以前

——山洞口那個老人說

數千年代以前

這座山是座海島

野獸在島上互相追逐

有時賽跑到海邊

在那株高高的羊齒植物下

這個山谷是個深奧的海洋

一片蔚藍。滿是貝殼與苔蘚

懦艮逍遙地游着

在燕菜裏撞擊閃避

有時牠們游到水面

伸頸凝望

早晨的太陽和……。

我們五個小伙子

幾乎在森林裏睡着

要是那個老人不停下嘴和  
離去 留下有鹽味的海風  
和五個貝殼在山洞口。

# 我們的老人

他的衣服褪色  
帽子變成黃色  
滿身酸臭和烟味

他的胸膛瘦瘠  
粗糙的兩手滿是皺紋  
發出酸醋和草烟的臭味

他是我們的老人

每天黎明

在油燈搖曳的火光與暗沉的橡樹之間  
切割他的命運

他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

他寧可犧牲  
使我們有鞋穿

有腳車騎

在城裏有書讀。

# 朱麗娜・哈姍詩譯

Zurinah Hassan

／白 河譯



\*黎昂作朱麗娜・哈姍像

朱莉娜・哈姍，一九四九年生於阿羅士打，也在那兒求學。一九七四年檳城理科大學畢業。她在大學時開始寫詩與短篇小說；大學畢業那年她出版第一本詩集 *Sesayup Jalan*。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二本詩集 *Di sini Tiada Perhentian*。

# 火車窗外的生活

生活是火車窗外看到的風景  
在一段由軌道決定的旅途中  
向後飛馳的風景

千變萬化

自身 乃一座巨山  
無視於

那撫摸胸膛的風

那溫柔地趨近的浮雲  
或好比那自負的野草

在詛咒中豎立

在仇恨中茂盛

那怨恨地猛然衝去的瀑布

是否是對森林不能之奧秘的咆哮  
而墜成泡沫？

我在群石間竚嘲笑自己

像那年老的河流

屈服於空曠的田野

忠順地隨它的曲折緩流

憂鬱、沉重地

到處是落葉的節日

隨風的旋律狂舞

它們在中午之前已枯黃

在下午之前凋萎

驟雨

以大自然的毛毯

把窗關上

決定了誰人的腳步

永遠分開

悲歡離合

無聲無息地發生

我在掠過車窗的景物中尋找自己

朦朧的顏臉

我未能認清他們的輪廓

他們已變色

火車拖着陌生的車廂

駛向另一站。

# 碼頭的黃昏

在這黃昏裏

你會看見那獨自佇立的女人

從渡輪上眺望

金黃色的憂悒

凌亂地打在她的頰上

在這黃昏裏

你會否遇見那青年

在靠岸的船上

依着桅杆

風在他的長髮裏

嬉戲

那水手還在嗎？

或許他正在五彩繽紛的水上

或是乘前面的渡輪

害羞地徐徐而來

岸上

點點細沙

驟然 灰色的雨

打落岩石上

船已開航

留下蒼悴的女人

日漸與她的懼怕的黃昏  
化成一體

滴滴寒雨

從她肩上滾落

冷風迎她

她疲憊的雙眼

向沙灘凝望

欲變成岩石

# 浪花在我脚下 在我心中

你是

我的海洋

因為我仰慕你的聲音

你是

我的沙灘

因為我了解你的語言

你是我

那悠悠的風的低喚

大海憂鬱的旋律

我不快的戲劇的

幕後音樂

浪花在我腳下

浪花在我心中

拍擊拍擊拍擊着

……岩石

翻滾翻滾翻滾

擁抱擁抱着

……我底心

旁邊的詩人沉溺在語言的愛撫中

逍遙如沙

溫馨如風

親切如水的語言

我腳下的沙

那麼樂意

心的抖動

那麼忠懇

浪花在笑聲中越來越開朗

葉子的歡舞越來越熱情

擔回沙灘上的涼意

髮絲裏的一片落葉

眼中美麗的一瞥

如心底感觸那麼持久

你底歌有意

我底歌有情

編成一支永恒的竹笛。

# 李白與哥德

我們汎覽中外詩的時候，常常從某個中國詩人聯想到某個外國詩人，或從某個外國詩人聯想到某個中國詩人，因而在我們心中起了種種的比較——時代，地位，生活，或思想與風格。這比較或許全是主觀的，但同時也出於自然而然。屈原與但丁，杜甫與歌德，姜白石與馬拉美，陶淵明之一方面與白仁斯（R. Burns），又另一方面與華茨活斯，和哥德底『浮士德』與曹雪芹底『紅樓夢』……他們底關係似乎都不止出於一時偶然的幻想。

我第一次接觸哥德底抒情詩的時候，李白底影像便很鮮明地浮現在我眼前。幾年來認識他們底詩越深，越證實我這印像底確切。

原來哥德對於抒情詩的基本觀念，和我國舊詩是再接近不過的。他說：「現在要求它底權利。一切每天在詩人裏面騷動的思想和感覺都要求並且應該被表現出來……世界是那麼大，那麼豐富，生命獻給我們的景物又那麼紛繁，詩料是永不會缺乏的。不過那必定要是『即興詩』（gelegenheitgedicht），換言之，要由事物供給題材與機緣……我底詩永遠是

即興詩，它們都是由現實所興發的，它們只建樹在現實上面。我真用不着那些從空中抓來的詩。」

由於這特殊的觀念，哥德底抒情詩都彷彿是從現實活生生地長出來的，是他底生命樹上最深沉的思想或最強烈的情感開出來的濃紅的花朵。這使它在歐洲近代詩壇佔了一種唯一無二的位置，同時也接近了兩個古代民族底詩：希臘與中國。

一九三二年德國佛朗府紀念哥德百年死忌的國際會上，英國有名的希臘學者墨壘（G. Muany）曾經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哥德直接模倣希臘的作品，詩歌或戲劇，無論本身價值如何，總不能說真正具有希臘的精神。這精神只存在哥德底天性最深處，在他無意模倣古典形式的時候流露出最明顯。「我初次讀 *Ueber Alten Gipfeln* （一切的峰頂）的時候，」他說，「便覺得它完全彷彿亞爾克曼（Alcman，紀元前七世紀的希臘抒情詩人）或莎浮底一個斷片，並且立刻有把它翻成希臘抒情詩的意思。……這首小詩會在希臘文裏很自然地唱起來。」

「哥德底抒情詩，」他接着說，「還有一種特徵在近代詩裏很少見，在希臘詩裏卻常有的，就是那強烈的音韻和節奏與強烈的意思和情感底配合。英文和德文一樣，那節奏分明，音韻鏗鏘的三音或五音的詩句普通只用來寫那些輕巧或感傷的情調，特別是在『喜的歌劇』（Opera-comique）裏；很少被用來表現深刻的情感或強烈的思想的，結束『浮士德』的那偉大的『和歌』：

一切消逝的  
不過是象徵；  
那不美滿的  
在這裏完成；  
不可言喻的  
在這裏實行；  
永恆的女性  
引我們上升

在近代詩裏幾乎是唯一無二的，因為它把些五音的詩句和一種使人不能忘記的音樂的節奏配在一個深沉而且強烈的哲學思想上。我只能把它比擬埃士奇勒（Eschylus）底『柏米修士』裏或幼里披狄底『女酒神們』裏的幾首抒情短歌，或後面一位詩人底『佗羅的女人』裏驚人的結尾。』

節奏分明，音韻鏗鏘的短促的詩句蘊藏著深刻的情感或強烈的思想——這特徵恐怕不是希臘和哥德底抒情詩所專有，我國舊詩不甘讓美的必定不在少數。而哥德底『抒情詩應該是即興詩』這主張，我國底舊詩差不多全部都在實行。我國舊詩底長處和短處也可以說全在這一點：長處，因為是實情實景底描寫；短處，因為失了應付情與境的意義，被濫用為宴會或離別底虛偽無聊的贍答，沒有真實的感觸也要勉強造作。

哥德和我國抒情詩底共通點既如上述，他和李白特別相似的地方又何在呢？我以為有兩點，而都不是輕微的：一是他們底藝術手腕，一是他們底宇宙意識。

我們都知道哥德底詩不獨把他當時所能找到的各時代和各民族——從希臘到波斯從德國到中國——底至長與至短的格律都操縱自如，並且隨時視情感或思想底方式而創造新的詩體。

李白亦然。王安石稱『李白詩歌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這從內容說自然有相當的眞理；若從形式而言，則李白底詩正如他底『天馬歌』所說的

神行電邁攝恍惚，  
何嘗不抑揚頓挫，起伏開翕，凝鍊而自然，流利而不率易，明麗而無雕琢痕跡，極變化不測之致？

詮譯。

西洋詩人對於大自然的感覺多少帶汎神論色彩，這是不容諱言的。可是或限於宗教的信仰，或由於自我底窄小，或為人事所範圍，他們底宇宙意識往往只是片段的，狹隘的，或間接的。獨哥德以極準確的觀察扶助極敏銳的直覺，極冷靜的理智控制極熱烈的情感——對於

- 25 -

自然界則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一草一葉，無不殫精竭力，體察入微：對於思想則盧騷與康德兼收並蓄，而上溯於史賓努沙（Spinoza）和萊賓尼滋底完美無疵的哲學系統。所以他能夠從破碎中看出完整，從缺憾中看出圓滿，從矛盾中看出和諧，換言之；紛紜萬象對於他只是一體，「一切消逝的」只是永恒底象徵。

至於李白呢，在大多數眼光和思想都逃不出人生底狹的籠的中國詩人當中，他獨能以凌邁卓絕的天才、豪放飄逸的胸懷，乘了莊子底想像的大鵬，「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揮斥八極，而與鴻濛共翱翔，正如司空徒所說的「吞吐大荒……真力瀰滿，萬象在傍。」透過了他底「攬之不盈掬」的「迴薄萬古心，」他從「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邈忽喧騰的廬山瀑布認出造化底壯功，從「衆鳥皆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的敬亭山默識宇宙底幽寂親密的面龐；他有時並且親身躡近太清底門庭：

夜宿峰頂寺。

手可捫星辰，  
不敢高聲語，

恐驚天上人。

總之，李白和哥德底宇宙意識同樣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底大靈常常像兩小無猜的游侶般顯現給他們，他們常常和他喁喁私語。所以他們筆底下——無論是一首或一行小詩——常常展示出一個曠邈，深宏，而又單純，親切的華嚴宇宙，像一勺水反映出整個星空底天光雲影一樣。如果他們當中有多少距離，那就是哥德不獨是多方面的天才，並淵源於史賓努沙底完密和諧的系統，而李白則純粹是詩人底直覺，植根於莊子底瑰麗燦爛的想像底閃光。所以前者底宇宙意識永遠是充滿了喜悅，信心與樂觀的亞波羅式的寧靜：

我眺望遠方；  
我諦視近景，

月亮與星光，  
小鹿與幽林。

紛紜萬象中，

皆見永恒美……

後者底卻有時不免滲入多少失望，悲觀，與悽惶，和那  
捫蘿欲就語，  
卻掩青門關。

遺我鳥跡書，  
飄然落巖間。

其字乃上古，  
讀之了不閑

的幻滅底嘆息。

可是就在哥德底全集中，恐怕也只有『浮士德』裏的天上序曲：

曜靈循古道，  
步武挾雷霆，

列宿奏太和，  
淵韻涵虛清……

可以比擬李白那首音調雄渾，氣機浩蕩，具體寫出作者底人生觀與宇宙觀的『日出入行』罷：

日出東方隈，  
似從地底來，

歷天又復入西海！

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行終古不休息，

人非元氣

安能與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於春風，  
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運？

萬物興廢皆自然。

羲和！羲和！

你奚汨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

矯誣實多：

予將囊括大塊

浩然與溟涬同科！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 梁宗岱

# 論詩

志摩 ·

今晨匆匆草了一封信，已付郵了。午餐時把『詩刊』細讀，覺得前信所說「『詩刊』作者心靈生活太不豐富」一語還太捲統。現在再申說幾句。

我以為詩底欣賞可以分作幾個階段。一首好詩最低限度要令我們感到作者底匠心，令我們驚佩他底藝術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們感到這首詩有存在底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無論是外界底壓迫或激發，或是內心生活底成熟與充溢，換句話說，就是令我們感到它底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們感到它底生命而忘記了——我可以說埋沒了——作者底匠心。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種可以說是紙花；第二種是瓶花，是從作者心靈底樹上折下來的；第三種卻是一株元氣渾全的生花，所謂「出水芙蓉」，我們只看見它底枝葉在風中招展，它底顏色在太陽中輝耀，而看不出栽者底心機與手跡。這是藝術底最高境界，也是一切第一流的詩所必達的，無論它長如屈子底『離騷』，歐陽修底『秋聲賦』，但丁底『神曲』，曹雪芹底『紅樓夢』，哥德底『浮士德』，葛俄底『山妖』（*Satyre*）或梵樂希底『海墓』與『年輕的命運女神』；或短如陶謝底五古，李白杜甫底歌行，李後主底詞，哥德，雪萊，魏爾崑底短歌……因為在一

「浮士德」裏，我們也許可以感到作者着力的追尋，然而它所載的正是一顆永久追尋的靈魂底豐富生命；在『年輕的命運女神』裏，我們也許可以感到意境與表現底掙扎，然而它所寫的正是一個深沉的——超乎文字以上的——智慧（intelligence）在掙扎着求具體的表現。至於陶淵明底「結廬在人境，李白底『日出入行』，「長安一片月，」李後主的「簾外雨潺潺」「春花秋月何時了，」哥德底『流浪者之夜歌』，《彈豎琴者之歌》，雪芹底「O World! O Life! O Time! 魏爾崙底『秋歌』，『月光曲』「白的月色」（當然是指原作）……更是作者底靈指偶然從大宇宙底洪鐘敲出來的一聲響，圓融，渾含，永恒……超神入化了。——這自然是我們底理想。

但是實際如何呢？『詩刊』底作品，我大膽說一句，最多能令我們驚服作者底藝術。單就孫大雨底『訣絕』而論，把簡約的中國文字造成綿延不絕的十四行詩，作者底手腕已有不可及之處，雖然因詩體底關係，節奏尚未能十分靈活，音韻尚未能十分鏗鏘。但是題目是『訣絕』，內容是訣絕後天地變色，山川改容；讀者底印象如何呢？我們可曾感到作者底絕望或進而與作者同情，同感麼？我也知道最高的文藝所引動的情感多少是比實際美化或柔化了的！濟慈底 *Isabella* 那麼悲慘的故事我們讀後心頭總留着一縷溫馨；莎翁底黑墨墨的悲劇『李爾王』（King Lear）結局還剩下 Duke of Albany , Edgar 幾個善良份子作慰藉我們從人心最下層地獄流了一大把冷汗走出來後的一線微光，正如梁山泊底盧俊義從彌天浩劫的惡夢在一個青天白日的世界裏醒來一樣。但是，怎麼！讀了『訣絕』之後我們底心絃連最微弱的震動都沒有！我們只看見作者賣氣力去描寫一個絕望的人心目中的天地，而感不着最纖細的絕望底血脈在詩句裏流動！更不消說做到那每個字同時是聲是色是義，而這聲這色這義同時啓示一個境界，正如瓦格尼（Wagner）底歌劇裏一簫一笛一絃（瓦格尼以前的合奏樂往往只是一種樂具作主，其餘的陪襯）都合奏着同一的情調一般，那天衣無縫，靈肉一致的完美的詩了！

這究竟爲甚麼呢？豈不是因爲沒有一種熱烈的或豐富的生活——無論內在或外在——作背景麼？我們知道，詩是我們底自我最高的表現，是我們全人格最純粹的結晶：白朗寧夫人底十四行詩是一個多才多病的婦人到了中年後忽然受了愛光底震蕩在量眩中寫出來的；魏爾崙底『智慧集』（Sagesse）是一個熱情的人給生命底風濤趕入牢獄後作的；『浮士德』是一個畢生享盡人間物質與精神的幸福而最後一口氣還是「光！光！」的真理尋求者自己底寫照；『年輕的命運女神』是一個深思銳感多方面的智慧從廿餘年底沉默洋溢出來的音樂……關於這層，里爾克（R. M. Rilke）與（S. George ,

H.V. Hofmanstal 同是德國現代的大詩人，也是梵樂希底（德文譯者）在他底散文傑作『辭列格底隨筆』

（*Aufzeichnungen des M. L. Brigge*）裏有一段極精深的話，我現在把它翻出來給你看：「……一個人早年作的詩是這般乏意義，我們應該畢生期待和採集，如果可能，還要悠長的一生；然後，到晚年，或者可以寫出十行好詩。因為詩並不像大眾所想像，徒是情感（這是我們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經驗。單要寫一句詩，我們得要觀察過許多城許多人許多物，得要認識走獸，得要感到鳥兒怎樣飛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底姿勢。得要能夠回憶許多遠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離，神秘還未啓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氣的父母，當他給你一件禮物而你不明白的時候（因為那原是爲別一人設的歡喜），和離奇變幻的小孩子底病，和在一間靜穆而緊閉的房裏度過的日子，海濱底清晨和海底自身，和那與星斗齊飛的高聲呼號的夜間的旅行——而單是這些猶未足，還要享受過許多夜夜不同的狂歡，聽過婦人產時的呻吟，和墮地便瞑目的嬰兒輕微的哭聲，還要曾經坐在臨終的人底床頭，和死者底身邊，在那打開的，外邊底聲音一陣陣擁進來的房裏。可是，單有記憶猶未足，還要能夠忘記它們，當它們太擁擠的時候；還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們回來。因為回憶本身還不是這個，必要等到它們變成我們底血液，眼色和姿勢了，等到它們沒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別於我們自己了，那麼，然後可以希望在極難得的頃刻，在它們當中伸出一句詩底頭一個字來。」因此，我以爲中國今日的詩人，如要有重大的貢獻，一方面要注重藝術底修養，一方面還要熱烈烈地生活，到民間去，到自然去，到愛人底懷裏去，到你自己底靈魂裏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覺得有三頭六臂，七手八腳，那麼，就一齊去，隨你底便！總要熱烈烈地活着。固然，我不敢說現代中國底青年完全沒有熱烈的生活，尤其是在愛人底懷裏這一種！但活着是一層，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層，寫得出來又能令讀者同感又一層……於是中國今日底詩人真是萬難交集了！

豈寧淮是！生活和工具而外，還有二三千年光榮的詩底傳統——那是我們底探海燈，也是我們底礁石——在那裏眼光光守候着我們，（是的，我深信，而且肯定，中國底詩史之豐富，偉大，璀璨，實不讓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國度。因爲我五六年來，幾乎無日不和歐洲底大詩人和思想家過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國詩來，總無異於回到風光明媚的故鄉，豈止，簡直如發現一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源，一般地新鮮，一般地使你驚喜，使你銷魂。）因爲有悠長的光榮的詩史眼光光望着我們，我們是不能不望它的，我們是不能不和它比短量長的。我們底詩要怎樣才能夠配得起，且慢說超過它底標準；換句話

說，怎樣才能夠讀了一首古詩後，讀我們底詩不覺得膚淺，生澀和味同嚼臘？更進一步說，怎樣才能夠利用我們手頭現有的貧乏，粗糙，未經洗鍊的工具——因為傳統底工具我們是不願，也許因為不能，全盤接受的了——闢出一個新穎的，卻要和它們同樣和諧，同樣不朽的天地？因為目前底問題，據我底私見，已不是新舊詩底問題，而是中國今日或明日底詩底問題，是怎樣才能夠承繼這幾千年底光榮歷史，怎樣才能夠無愧色去接受這無盡藏的寶庫底問題。但這種種困難並不是中國今日詩人所獨具的，世界上那一個大詩人不要承前啓後？那一個大詩人不要自己創造他底工具和自闢一個境界？不過時代有順利和逆手之分罷了。

我現在要和你細談梁實秋先生底信了。我前信是說過的，全信只有兩句老生常談的中肯語，其餘不是膚淺就是隔靴搔癢，而「寫自由詩的人如今都找到更自由的工作了，小詩作家如今也不能再寫更小的詩了……」幾句簡直是廢話。我常常說，諷刺是最易也最難的事：最易，因為否認，放冷箭和說風涼話都是最用不着根據最不必負責任的舉動；最難，因為非有悠長的閱歷深入的思想不容易針針見血。所以我以為諷刺是老人家庭藝術（只是思想上的老少而不是年齡底老少），是，正如久埋在地下的古代瓦器上面光澤的青斑，思想爛熟後自然的鋒芒。現在國內許多作家東插兩句，西插兩句，都是無的放矢，只令人生淺薄無聊的反感而已。單就梁實秋先生底幾句話而論：作自由詩的人是誰？寫小詩的是誰？剩下的幾個忠於藝術的老實人又是誰？難道只有從前在《晨報》《詩刊》投過幾首詩——好壞姑勿論——才忠於藝術？《詩刊》未誕生以前做新詩的就沒有人向「詩」着想而單是向白話着想？難道詩小就沒有藝術底價值？你們當中能夠找出幾多首詩像郭沫若底《湘累》裏面幾首歌那麼純真，那麼淒婉動人，尤其是下面一節：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

永遠不能消！

永遠只是潮！

或像劉廷陵底『水手』第二節。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但他卻想起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竿

曬她的藍布衣裳。

那麼單純，那麼鮮氣撲人！（你底『落葉小唱』一類和冰心底『繁星』『春水』宗白華底『流雲』中有幾首都是很好的詩。）不過這都是初期作自由詩的人底作品，自然不足道的。那麼我們試從古詩裏去找找，古詩的五絕算不算小詩？王維底『輞川集』是否每首都引導我們走進一個甯靜超詣的禪境？你們底大詩中有沒有半首像它們那麼意味深永？又如陳子昂底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是不是一首很小的自由詩？你們會否在暮色蒼茫中登高？會否從天風裏下望莽莽的平蕪？會否在那剎那間起浩蕩而蒼涼的感慨？古今中外底詩裏有幾首能令我們這麼真切地感到宇宙底精神（World spirit）？有幾首這麼活躍地表現那對於永恒的迫切呼喚？我們從這寥寥廿二個字裏是否便可以預感一個中國，不，世界詩史上空前絕後的光榮時代之將臨，正如數里外的濤聲預告一個煙波浩渺的奇觀？你們底大詩裏能否找出一兩行具有這種大刀闊斧的開國氣象？

不過這還是中國的舊詩，太傳統了！我們且談談你們底典型，西洋詩罷。德國抒情詩中最深沉最偉大的是哥德底『流浪者之夜歌』，我現在把原作和譯文都列在下面（因為這種詩是根本不能譯的，）你看它底篇幅小得多可憐！——

Über allen Gipfeln

一切的峰頂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無聲，  
一切的樹尖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oglein schweigen im-walds

warte nur, balde

全不見

絲兒風影。

小鳥們在林間夢深。

少待呵，我頃

你快也安靜。

Rubest du auch

省麼？

豈獨篇幅小得可憐而已！（全詩只有廿七音，）並且是一首很不整齊的自由詩。然而他給我們心靈的震蕩卻不減於悲多汶一曲交響樂。何以故？因為它是一顆偉大的，充滿了音樂的靈魂在最充溢的剎那間偶然的呼氣（原詩是哥德用鉛筆在伊列腦林中一間獵屋的壁上寫的。）偶然的呼氣，可是畢生底菁華，都在這一口氣呼了出來。記得法國一個畫家，不知是米葉（Millet）還是珂羅（Corot），一天在芳丹卜羅畫風景，忽然看見兩牛相鬥，他立刻抽出一張白紙，用了五分鐘畫就一幅唯妙唯肖的速寫。一個牧童看見了，晚上回家，也動起筆來。可是畫了三天，依然非驢非馬。跑去問那畫家所以然。畫家微笑說：「孩子，雖然是幾分鐘底時間，我畢生底工夫都放在這寥寥幾筆上面呀。」這不很足以令我們反省麼？

本來還想引幾首雪萊，魏爾崙，馬拉美，廉布（Rimbaud）底小詩，很小很小的詩。但是不引了，橫豎你對於英文詩的認識，比我深造得多。而馬拉美，廉布底詩，除了極少數的兩三首，幾乎是不可譯的。因為前者差不多每首詩都是用字來鑄成一顆不朽的金剛鑽，每個字都經過他像琴簧般敲過它底輕重清濁的。後者卻是天才底太空裏一顆怪宿，雖然只如流星之一閃（他底詩都是從十四歲至十九歲作的），它猛烈逼人的intense光芒斷非倉猝間能用別一國文字傳達出來。而且，志摩，我又何必對你嘮叨？我深信你對於詩的認識，是超過「中外」「新舊」和「大小」底短見的；深信你是能夠了解和感到「剎那底永恒」的人。

Tout l'univers chancelle et tremble sur ma tige!

全宇宙在我底枝頭顫動，飄搖！

這是年輕的命運女神受了淑氣底振蕩，預感陽春之降臨，自比一朵玫瑰花說的。哥德論文藝上的影響不也說過麼？——線陽光，一枝花影，對於他底人格之造就，都和福祿特爾及狄德羅（Diderot與福祿特爾同時的法國散文家）有同樣不可磨滅的影響。志摩，宇宙之脈搏，萬物之玄機，人類靈魂之隱秘

，非有靈心快手，誰能悟得到，捉得住？非有虛懷慧眼，又誰能從恒河沙數的詩文裏分辨和領略得出來！又何足語於今日中國底批評家？

至於新詩底音節問題，雖然太柔脆，我很想揷幾句嘴，因為那簡直是新詩底一半生命。可惜沒有相當的參考書，而研究新詩的音節，是不能不上溯源流的。現在只把我底意見略提出來。

我從前是極端反對打破了舊鐐銬又自製新鐐銬的，現在卻兩樣了。我想，鐐銬也是一樁好事（其實行文底規律與語法又何嘗不是鐐銬？）尤其是你自己情願帶上，只要你能在鐐銬內自由活動。梵樂希詩翁嘗對我說：「製作底時候，最好為你自己設立某種條件，這條件是足以使你每次擋筆後，無論作品底成敗，都自覺更堅強，更自信和更能自立的。這樣，無論作品底外在命運如何，作家自己總不致感到整個的失望。」我想起幼時聽到那些關於飛牆走壁的俠士底故事了。據說他們自小就把鐵鎖帶在腳上，由輕而重。這樣積年累月，一旦把鐵鎖解去，便身輕似燕了——自然也有中途跌斷腳骨的。但是那些跌斷腳骨的人，即使不帶上腳鎖，也不能飛牆走壁，是不是？所以，我很贊成努力新詩的人，儘可以自製許多規律；把詩行截得齊齊整整也好，把腳韻列得像意大利或莎士比亞式底十四行詩也好；如果你願意，還可以採用法文詩底陰陽韻底辦法，就是說，平仄聲底韻不能互押，在一節裏又要有平仄韻底互替，例如：

Tout en chantant sur le mode mineur (陽)

L'amour vainqueur et la vie opportune (陰)

Ils n'ont pas l'air de croire à leur bouheur. (陽)

Et leur chanson se mele au clair de lune. (陰)

他們雖也曼聲低唱，歌頌 (仄)

那勝利的愛和美滿的生： (平)

終不敢自信他們底好夢， (仄)

他們底歌聲卻散入月明 (平)

不過有一個先決的問題：澈底認識中國文字和白話底音樂性。因為每國文字都有它特殊的音樂性，英文和法文就完全兩樣。逆性而行，任你有天大本領也不濟事。關於這層，我也有幾條意見：

中國文字底音節大部份基於停頓，韻，平仄和清濁（如上平下平），與行列底整齊底關係是極微的

。自始『詩經』和『楚辭』底詩句就字數不劃一，如屈原底『山鬼』通篇都是七言，中間忽然生出一句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九言的來，不但不突兀，反而有無限的跌蕩。詩律之嚴密，音節之纏綿，風致之嫋嫋，莫過於詞了；而詞體卻越來越參差不齊，從李白底『清平調』以至姜白石底『暗香』『疎影』，其演變底程極顯而易見。自然，從四言以上，每行便可以容納許多變化和頓挫，如王昌齡底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是何等悠揚不盡？何況我們底詩句，很容易就超過十言，並且還要學西洋詩底跨句(法文 *Enjambement* 英文 *Encrouchment*)，正不妨切得齊齊整整而在一行或數行中變化。

但是我們要當心，跨句之長短多寡與作者底氣質(*le souffle*)及作品底內容有密切的關係的。試看歷史上詩人用跨句最多的莫過於莎翁，彌爾敦和囂俄，這因為他們底才氣都是大西洋式的。而莎翁也只在晚年底劇本中，才盡跨句氣象萬千的大觀。即我國李白底歌行中之長句如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可不也是跨句底一種？而鐵板銅琶的蘇東坡，在極嚴密的詩體中，也有時情不自禁地逸軌，如「小喬新嫁了，雄姿英發」的「了」字顯然是犯規地跨過下一句。至於那些地中海式的晶朗，清明，蘊藉的作家(馬拉美是例外)如臘莘(J. Racine)，卻非常特殊表現某種意義或情感，不輕易使用，最顯著的是他底傑作『菲特兒』中菲特兒對她底姪子宣告她底愛情最後兩行：

Et Phedre au labyrinth avec vous descendue

Se serait avec vous retrouvée ou perdue.

而菲特兒和你一起走進迷宮

會不辭萬苦和你生共，或死同。

因為這兩行是她宣言中的焦點，幾年間久壓在胸中的非分的火焰，到此要一口氣吐了出來，可是到「生共」便又咽住了，半響才說出「或死同」來。由此觀之，跨句是切合作者底氣質和情調之起伏伸縮

的，所謂「氣盛則節族之長短與聲音之高下俱宜；」換句話說，它底存在是適應音樂上一種迫切的（*imperious*）內在的需要。新詩壇所實驗的是怎樣呢？

……兒啊，那秋秋的是乳燕。

在飛；一年，一年望着它們在樑間

兜圈子，娘不是不知道思念你那一啼……

「在飛」「兜圈子」有甚麼理由不放在「乳燕」和「樑間」下面而飛到「一年」和「娘不是」上頭呢，如其不是要將「燕」字和「間」字列成韻？固然，詩體之存在往往亦可以產生要求。中國詩律沒有跨句，中國詩裏的跨句亦絕無僅有。但這也許因為單音的中國文字以簡約見長，感不着它底需要：最明顯的例子，我們讀九十六行的『離騷』或不滿百行的『秋聲賦』就不啻讀一千幾百行的西洋詩。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認識了西洋詩，終覺得這是中國舊詩體——我並不說中國舊詩，因為偉大的天才都必定能利用他手頭有限的工具去創造無限的天地的：文藝復興底畫家沒有近代印象派對於光影那麼精微的分析，他們底造就卻並不減於，如其不超過印象派底大家；尤妙的就是中國唐宋底畫師，單用墨水便可以創出一種音樂一般流動空靈的畫——無論如何，我們終覺得這是中國舊詩體底唯一缺點，亦是新詩所當採取於西洋詩律的一條。

我現在要略說用韻了。我上面不是說「列成韻」麼？這是因為我覺得新詩許多韻都是排出來給眼看而不是押給耳聽的。這實在和韻底原始功能相距太遠了。固然，我也很了解波特萊爾底「契合」（Correspondances）所引出來的官能交錯說，而近代詩尤注重詩形底建築美，如波特萊爾底『黃昏底和諧』底韻是十六行盤旋而下如 *Valse* 舞的，馬拉美咏『扇』用五節極輕盈的八音四行詩，代表五條鵝毛，梵樂希底『圓柱頌』卻用十八節六音底四行詩砌成高聳的圓柱形。但所謂「契合」是要一首或一行詩同時並訴諸我們底五官，所謂建築美亦即所以幫助這功效底發生，而斷不是以目代耳或以耳代目。試看『訣絕』底第一節。

天地竟然老朽得這麼不堪！

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後

一口氣息。無怪老天要破舊，唉，白雲收盡了向來的燦爛。

「堪」和「燦爛」相隔三十餘字，根本已失了應和底功能，怎麼還能夠在我們底心泉裏激起層出不窮的漣漪？而且，平仄也太不調協了，四十四言當中只有十言是平聲（白話底一個大缺點就是仄聲字過多。）又不是要收情調上特殊的功效。譬如法文詩本來最忌T或SZ等啞音連用，可是梵樂希『海墓』裏的

### L insecte net gratte la Secheresse

卻有無窮的美妙，這是因為在作者底心靈與海天一般蔚藍，一般晴明，一般只有思潮微湧，波光微湧，因而構成了宇宙與心靈間一座金光萬頃的靜底寺院中，忽然來了一陣乾脆的蟬聲——這蟬聲就用幾個T湊合幾個E響音形容出來。讀者雖看不見「蟬」字，只要他稍能領略法文底音樂，便百不一誤地聽出這是蟬聲來。這與實際上我們往往只聞蟬鳴而不見蟬身又多麼吻合！又如『史密杭眉之歌』裏的

### Les sons aigus des cies et les cris des ciseaux

那就只要稍懂法文音的也會由這許多S及Z（S底變音）和I聽出剪鋸聲來了。這種表現本來自古已有。因為每字底音與義原有密切的關係（如我國底漸瀝澎湃一類諧音字。）（註一）不過到了馬拉美與梵樂希才登峰造極罷了。所以啞濁或不諧的句子偶用來表現特殊的情境，不獨不妨礙並且可以增加詩中的音樂。大體呢，那就非求調協不可了。我從前會感到『湘累』中的

### 太陽照着洞庭波

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和諧；後來一想，原來它是暗合舊詩底「仄平仄仄仄平平」的。可知古人那麼講求平仄，並不是無理的專制。我們做新詩的，固不必（其實，又為甚麼不必呢？）那麼循規蹈矩，但是如其要創造詩律，這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元素。

其餘如雙聲疊韻，都是組成詩樂（無論中外）的要素。知的人很多，用的人甚少，用得恰到好處的更少之又少了。此外還有半諧音（ Assonance ），或每行，或兩行間互相呼應，新詩人也間有運用的。如果用得適當，也足以增加詩底鏗鏘，尤其是十言以上的詩句。而李義山底

### 颯颯東風細雨來

### 芙蓉池外有輕雷

「細」「來」「外」等字簡直是「雷」字底先聲，我們彷彿聽見雷聲隱隱自遠而近。這是多麼神妙！固然，詩人執筆底時候，不一定意識地去尋求這種功效，不過一則基於我上面說過的文字本身音義間密切

的關係，一則基於作者接受外界音容的銳感，無意中的湊合，所謂「妙手拈來」，遂成絕世的妙文。

還有，我不甚明瞭——這是關於節奏問題——聞一多先生底重音說。我只知道中國詩一句中有若干停頓（現在找不出更好的字）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亦只知中國底字有平仄清濁之別，那分辨不出，除了白話底少數虛字，那個輕那個重來。因為中國文是單音字，差不多每個字都有它底獨立的，同樣重要的音底價值。即如聞先生那句

老頭兒和擔子摔了一交，

如果要勉強分出輕重來，那麼「老，擔，摔，交」都是重音。我恐怕我底國語靠不住，問諸馮至君（現在這裏研究德國詩，是一個極誠懇極真摯的忠於藝術的同志，他現在正從事逐譯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他也和我同意。關於這層，我們又得借鑑於西洋詩，既然新詩底產生，大部分由西洋詩底接觸。我們知道英德底詩都是以重音作節奏底基本的，可是因為每個字（無論長短）底重音都放在末尾的緣故，法文詩底節奏就不得不以「數」（*nombre*）而不以重音作主了。（希臘和拉丁詩底節奏都以「量」或長短作主，法文和意大利皆是拉丁底後身，卻不以「量」以「數」更足為證。）所以法文詩在某一意義上，比較英德詩易做也難做，譬如「阿力山特連」（*Alexandrin*）體，把每行填足十二音易，使這十二音都豐滿或盡極抑揚頓挫之致卻難之又難。（法國人評詩每每說 *Ce vers a du nombre* 其意並不說這句詩足十二音，卻是讚它底節奏豐滿。）爲了這緣故，又因爲法文底散文已甚富於節奏，法文詩就特別注重韻和半諧音，素詩（*Blank verse* 舊譯無韻詩）在法文詩中雖存一體，而作品則絕無僅有。據我底印象，中國人底音樂性，在這一層，似乎較近法文些。中國底散文也是極富於節奏的，我很懷疑素詩（註二）和素詩所根據產生的「重音節奏」在中國底命運。但我不敢肯定。聞先生也許有獨到之見，很希望能不吝賜教。

你還記得我在巴黎對你說的麼？我不相信一個偉大的文藝時代這麼容易產生。詩看唐代承六朝之衰，經過初唐四傑低虛明，一直至陳子昂才透露出一個璀璨的黃金時代底曙光。何況我們現代，正當東西

文化（這名詞有語病，爲行文方便，姑且採用）之衝，要把二者盡量吸取，貫通，融化而開闢一個新局面——並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更非明目張膽去模倣西洋——豈是一朝一夕，十年八九年事！所以我們目前的工作，一方面自然要望着遠遠的天邊，一方面只好從最近最卑一步步地走。我底意思是：現在應該由各人自己盡力去實驗他底工具，或者，更準確一點，由各人用自己底方法去實驗，洗鍊這共同的工具。正如幼鶯未能把黑夜的雲石振蕩得如同亞坡羅底豎琴的時候，只在那上面一啄兩啄，一鑿兩鑿地試它底嘴，試它底喉。又如音樂隊未出台之前，各各試簫，試笛，試絃；只要各盡己能，奏四絃琴的不自矜，打鼓的不自棄，豈止，連聽衆底虔誠的靜穆也是不可少的，終有一天奏出絕妙的音樂來。

志摩，我對於自己老早就沒有了幻影了。我自信頗能度德量力，雖然以天人的哥德也說自知是不可能的事（這自然只是知底深淺問題。）我只虔誠地期待着，忍耐地熱望着這指導者底蒞臨——也許他已經在我們底中間，因爲發現天才就是萬難的事，不然，何以歷史上一例一例地演出英國底濟慈，德國底赫爾德林（ Holderlin ），法國底忒爾瓦爾（ G. de Nerval ）一類的悲劇；而昭如日星的杜甫，當時也有

爾曹身與名俱裂

不廢江河萬古流

.....

才力應難跨數公

凡今誰是出群雄

一類的憤慨語？——在未嘗見他以前，只好安分守己地工作，準備着爲他鋪花；沒有花，就鋪葉；如果連葉也採集不來，至少也得爲他掃乾淨一段街頭或路角。機會好的，勞力底結果也許不至等於零；不好呢，惟有希望他人，希望來者。努力是我們底本分，收獲是意外。煞風景麼？文藝原是天下底公器，雖然文藝底傑作總得待天才底點化；一個偉大的運動更要經過長期的醞釀，暗湧，方有豁然開朗的一天。我們要肯定我們底忠誠，只要爲藝術女神，爲中國文化奉獻了，犧牲了最後一滴血。這奉獻便是我們底酬報，這犧牲便是我們底光榮。是不是呢，志摩？

好，不寫了，原只想申說幾句，不意竟擔擋了我三四天底工夫，恐怕你也看得不耐煩了。這種問題

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還記得麼？兩年前在巴黎綠森堡公園旁邊，一碰頭便不住口地囉唆了三天三夜，連你遊覽的時間都沒有了。這封信就當作我們在巴黎的一夕談罷。

弟宗岱 一九三一、三、二一、於海黛山之尼迦河畔

(註一) 這關係又可分爲兩種：一是固有的 (*intrinsic*)，一是外來的 (*extrinsic*)。漸漸，澎湃一類諧音的形容詞以至根據物聲成立的名詞如溪，河，江，海等都屬於前一種。後一種則字音本身與意義原不相聯屬，不過因爲習用久了，我們聽到某一音便自然而然聯想到某一義，因而造成一種音義間不可分離的幻覺——雖然是幻覺，假如成爲普遍的現象，對於詩底理解欣賞也是一種極重要的原素。因爲詩底真詮只是藉聯想作用以喚起我們心境或意界上的感應罷了；牽涉的聯想愈豐富，喚起的感應愈繁複，涵義也愈深湛，而意味也愈雋永。(這幻覺也有限於局部或個人底附會的。譬如一個人讀慣了陶淵明底「悠然見南山」，「南」字和其餘四字在他口頭和心裏都彷彿打成一片了，覺得假如換上「東」「西」或「北」等字便不能適當地表達這句詩境，因爲讀起來不順口的緣故。這種基於個人底附會的幻覺，除了對於自己讀詩底興趣而外，自然沒有多大意義。) 詩人底妙技，便在於運用幾個音義本不相聯屬的字，造成一句富於暗示的音義湊拍的詩。馬拉美所謂「一句詩是由幾個字組成的一個新字」，並不單指意義一方面。

(註二) 這封信是讀完《詩刊》創刊號便匆匆寫就的。第二期已改變我底印象不少，尤其是孫大雨底『自己底寫照』，雖只發表了兩斷片，對於「素詩」底前途，已經給我們一個充滿了希望的暗示了。讓我們祝他早日完成這首新詩壇僅見的氣魄雄渾的長詩罷。

一九三四年八月於葉山

# 訪梁宗岱山學長



\*本文作者、梁宗岱先生及梁太甘少蘇

說起梁宗岱學長，我於一九三五年夏季，在一個很偶然的機緣，和他相晤過，我向來對他十分敬仰。何況這次又承鍾姑娘給我的敦促，又有她幼女美芝作領導。在六月十六日上午，好不容易才租到兩部車送我們一行七個人——我和美芝，還有趙雅頌女士，和楊，謝，黎，吳四位小姐，一同去白雲山腳的外語學院。這兒有年久失修的舊房子，也有快將完成的新課室宿舍，樹木野草，雜亂無章，環境清靜，是很理想的潛修園地。我們抄着小路，便向左邊斜坡走去，再拐了幾個小灣，腳上踏的是碎磚，石卵，還是泥沙呢？都不管了，眼睛得瞧着不平坦的幽徑，雙手要不停在抹汗，我就開始咳嗽得更利害，廣州的酷熱，使我很不習慣。

現在總算到了一個像樣一點兒的地盤，其上有一桿曝曬的衣服。這座兩層樓的小房子，就隱蔽在矮樹叢裏，門前形成很好的綠蔭，美芝領先去拉開那大門，她在叫「誼父」，「誼母」。可是出來的是李

清英四姐，她打着手勢，招呼我們進去，相信她也同時在說話，可是聲音太低。剛進去的時候，是覺得很昏暗，可是比外面陰涼，立刻身心也舒服得多。我們大家好開心，能找到這目的地。跟着從屋後進來了一位很豐滿而壯健的女主人甘少蘇女士，她的語調是又真誠又友善。笑容裏充份地表現出她是喜客，非常熱誠地歡迎我們：「請大家隨便，不用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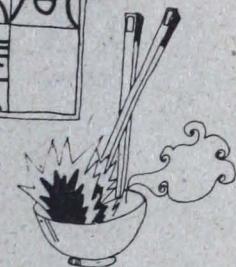
接着，她便從左邊的樓梯走上二樓去通報。沒多久，梁宗岱學長便下樓來會客。我們都自我介紹，他對我很客氣，可看得出他是非常高興見到我。（聽說自從文革時期，他受盡苦難，可能也影響了他的雙腿，走起路來是沒有以前那麼靈活，再加上他年紀大了，體重也增加了，所以他是甚少下樓，就是要下來的話，他也陪坐不久的，何況並不是每一位訪客他都喜歡去應酬。）今天他下來坐了好幾個鐘頭，一起有談有笑，吩咐其女工人弄一頓非常豐盛的午飯。桌子上都擺滿饅菜，尤其是使我很難過的，是爲了我們殺了一隻家養的鷄。後來又和我們在屋前拍照留念。最難得是他讓我們嘗到他多年來研究精製的藥酒，他力言能治百病，又可強身補氣。當他一家人受盡折磨，在營養不足與經濟短拙之期間，惟賴此藥酒補助，方能回復健康。就是鍾姑娘，也時時吩咐她的幼女美芝來取藥酒帶回飲服。

他也請我們上樓去看他的居所，這就是藏書，睡眠，休息，與寫作的「總匯間」。現在他是外語學院教授，可是不用去上課，工作上多爲法文翻譯，或學生有甚麼難題，也會來向他請教。自一九四四年開始，他便對藥物研究興趣漸濃，所以他送給我一份『我學製藥的經過』，洋洋二十頁，還未在任何地方發表過。

\* 本文摘自香港『培正同學通訊』第一〇三期（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出版），爲作者  
『回憶訪師友記』二則之一。末段略。



\* 梅淑貞



# 梁宗岱的 「詩論」

正在看一本從未看過的書，一本選集，一本梁宗岱的選集。已經斷斷續續的看了兩個星期，但還是沒有看完，主要原因是它的雜亂。我永遠都記不起上一次是看到哪裏，所以每次看都唯有從頭開始，像忘記了一切的從頭開始。

我好像完全沒有聽過梁宗岱這個人。選集裏的前言說他是「著名詩人、詩歌理論家、翻譯家」。可是我一向都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我倒還知道一點他的兩個朋友：徐志摩和朱光潛，因為以前唸書時被逼着會看過這兩人的文章。可是梁先生，對不起，我從未看過。

雖然他被稱為「著名詩人、詩歌理論家、翻譯家」，個人覺得最出色的還是他的詩論。他的詩只選了十一首，而且都是「小品文」，如果這些詩就是他的代表作的話，那麼他作為一個詩人的成就就未免太「輕」了。他的詩語言，以我們現在的標準來看，是太鬆散；尤其是那些甚麼「花兒」「鳥兒」「蟲兒」和「底」「呢」「了」之類，更是要命。而他的譯詩，也無甚特出之處，這不是原詩的問題，而是當時的白話文還帶有五四的「遺風」，所用的語言還不夠精鍊，我們現在看來，覺得甚不耐煩。但他卻精通英、法、德諸語（還有意語？），會用法文寫過詩，儼然是個語言學家，這點卻是令我十分佩服的。

但是最好的還是他的詩論。以前會看過林文月女士寫的一篇比較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和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的文章，深感林女士的高知卓見；但是現在看到梁宗岱遠在四十多年前已經提出相同的論點，才知道原來她有可能從梁的文章「象徵主義」裏獲取過養份。

在

「李白和哥德」裏，他指出這兩個一中一德相隔了一千多年的詩人的共同點是：「一是他們底藝術手腕，一是他們底宇宙意識」，這種眼光便不平凡。可是，這就是「比較文學」嗎？對於「比較文學」，我的看法是，這些人把不同國籍不同語言不同時代的作者或作品比較來比較去，也實在沒有甚麼看頭。反正那些被寫比較文學文章的人相提並論的作者也不見得會影響過對方。這是一個不學無術的讀者的片面看法，寫比較文學文章的人大可不必同意。但遠在四十多年前已經有梁宗岱這種見解，總是令人嘆服的。

梁宗岱喜歡引用一些有白鬍子的人講過的話來加強他自己的詩論，其實這並不需要，因為他自己的一些觀點其實已十分「自給自足」且精彩。例如，他說：「你想說服我，得先說服你自己；想感動我，得先感動你自己。」，還有：「一首偉大的有生命的詩底創作同時也必定是詩人底自我和人格底創造。作者在執筆前和擋筆後判若兩人。」

梁先生十分令我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因為他和他們相像，同是多才多藝的；如達文奇，不只是畫家，也是發明家、科學家（還有甚麼？），而梁先生除了精通多國語言，是詩人，詩論作者，翻譯家以外，從他的文章看來，他對音樂和繪畫也懂得不少。

而寡恩的讀者雖然不善做學問，對自己的要求雖低，但對寫書人的要求，標準卻訂得甚高。他的基本要求是，寫書的人必須先感動他自己，然後才希望能感動他人。他這個觀點竟然和梁先生的「不謀而合」，是不是「英雄所見略同」？

# 張牛肉與宋牛皮



\*黃潤岳

在學校裏，有取綽號的風氣。有的綽號，取得唯妙唯肖，真是畫龍點睛一般。幾十年之後，常常忘記了真名，只記得綽號。學生們都愛爲老師取綽號，多少帶一點調侃或不敬。我先後在四間華文中學服務。至今仍不知有沒有學生爲我取過綽號？也許因爲我是做校長，要取綽號也有點畏忌，不敢向我明言。

我倒記得我讀中學時，我們私下叫校長、訓育主任和教務主任，都是呼綽號而不名。

校長是「機關鎗」，因爲他訓話時聲音大，又講得很快，常常聽不懂他講甚麼。這似乎是「寫實」，沒有甚麼不敬之意。張牛肉是訓育主任的綽號，宋牛皮是教務主任的綽號。論年齡職位，教務主任應該在前。但是，我們講起來，多是先叫訓育主任。可能是我們對他又敬又畏，而對教務主任只有敬而已。他是好好先生。我們都不怕他。所謂不怕他，並不是說敢在他面前搗蛋，甚至於對他不太在乎。而只是敢見他而不懷恐懼。

現在我仍然直呼他們的綽號而不叫某某師，固然是習慣使然，但是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叫

綽號反倒是一種尊敬。這不是強詞奪理。我一生都在爲人師表，豈可輕慢師尊！我在那間中學從初一讀到高三，後來換了好幾位訓育主任，也換了好幾位教務主任，竟沒有一位有綽號。我們那時的尊師重道，比如今何止高上十倍。決不會隨便爲一位老師取綽號的。

吹牛皮原是胡編誇大。可是我們那位教務主任卻是一位忠厚長者。誠以待人，慎以處事。我們叫他做宋牛皮是欽佩他的善於辭令和工於應付。校長只掛一個名，很少來學校。這位教務主任等於是校長。他將學校辦得有聲有色，遐邇聞名。從前在中國，談到中等教育，大家都說南有明德，北有南開。這是最有名的兩間中學。南開在天津，明德在長沙。在長沙，我們那間嶽雲中學可能比明德還要有名。兩間學校的風格，略有不同。明德附近有間周南女校，非常著名。兩校可謂兄妹學校，彼此往返，相得益彰。我們是男校，從不和女校有往來。我們注重數理，升大學的多讀工程，出來做工程師。明德出來，各行都有，較易爲校爭光。嶽雲爲湘南人士創辦，學生來自全省各縣，不免有點土裏土氣。加上宋中皮的保守，張牛肉的嚴肅，學生又多住校受軍事管理，益發顯得拘謹和過度男性化。例如我們的制服就是制服，難得有一個學生穿皮鞋。漂亮一點的褲子，更不用說了。

我們學校非常注重體育，而不只是強調運動或球類的比賽。也就是說：我們更強調運動員精神和君子風度。因此，在任何校際比賽中，勝了不會過份驕傲，敗了也不會特別頹喪。有時我們球打輸了，看見別校同學那麼忘形，還有姐妹學校來助興，我們師生都能泰然置之。我想：這麼一種態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形成的。這是一種風氣，也是一種傳統。我很清楚的記得：在某次游泳比賽中，友校某位選手抽筋，我們那位選手趕緊把他扶上池來，然後再繼續比賽。當時就博得一片掌聲。

在運動方面，有兩點突出。第一是住校生每早要跑一圈八百呎，有老師監督。跑不動的，也要走一圈。但是不准一面走，一面閒談。第二是我們以棒球爲校球，幾乎每個都會一點。我們的棒球，豈止是全省無敵；連華中各省聯合運動會，也只由我們派出兩隊作表演賽。遇上有美國兵艦訪問長沙，我們都會約那些美國水兵來打一場棒球。內地很少見過洋人，這成了全城一件盛大的事。那時沒有汽車巴士，代步只有人力車。那些美國水兵，一人坐

一輛人力車，浩浩蕩蕩幾十輛，平時是少見的。加上美國兵出手就是給一元大洋作車費，幾乎是加了十倍，傳爲奇談。

那位高中英文老師可神采了。由他來做翻譯。那天，他會穿上一件紡織長衫，一雙黑綵鞋，有時手上還拿着一柄鵝毛扇。風度翩翩，飄飄若仙。他的身材瘦小，一派文弱書生。站在那些巨無霸的水手面前，文雅和粗獷的對比，沒有再過強烈的了。

球是一定輸的。我們是東方人，又是中學生，他們是洋大兵，體力相差太遠。人家一棒下來，球可能上半天。我們使出了吃奶的氣力，再遠也有個限度。我們都是斯斯文文的。他們個個粗綫條，大喊大叫。三棒沒有打中球，就要甩棒子，罵粗話。難怪我們把外國人都叫做野蠻人。

體育活動有體育主任負責。教務主務和訓育主任從不參加這些。教務主任兼教英文，訓育主任兼教化學，都是教學有方的好老師。

宋牛皮住在校外，不論風雨晴雪，都是走路往返。一早到來，黃昏回去。他的大兒子和我同班，功課不算太好。穿着零用，也很儉樸，和同學們都合得來。他怕父親正和我們怕教務主任一樣。

有一次，班上有位同學回家時和宋牛皮一路走。第二天到校談到這事，大家又驚喜又羨慕，好像是不可多得的奇遇。一直追問他路上和宋牛皮談了些甚麼？爲甚麼會走在一起？其實還不是問他一些學校和家庭的情形，問問他的功課。在我們做學生的時候，能夠和老師走在一起，都是一件光榮的事！

我們那間中學是私立的，學雜費都收得很高，當然不是牟利的，設備極好；教師的待遇也非常高。聽說月薪都有百多塊光洋。那時的物價非常低。一塊錢可以買一百多粒蛋或是十幾斤豬肉。我們寄宿生自辦伙食，一天三頓乾飯，每餐一菜一湯，每月伙食不過三元多而已。教務主任主持全部校務，待遇一定更高。可是他卻非常節省。終年一套黑布衣服，和我們學生的制服差不多。當同學們舉行英語演講比賽，他做批評主任時，小心翼翼的從褲口袋裏（那時的西裝褲，在前面右邊都有一個錶口袋）拿出一個手巾包，放在桌上。那手巾用到白變黑了。慢慢展開，取出一個鋼殼錶，打開錶蓋，再輕輕的放在手巾上。全校師生幾乎都聚

精會神在凝視他的這番動作。

像他用的這種鋼殼錢，大概要五六塊為一個。我們同學中，很多都有袋錢，還有戴手錢的。我讀初中二年級時便有一個有星期、日期的跳字錢。這種錢早幾年還有流行過。我們的手錢，那有像他這樣愛惜。無形中使我們對他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尊敬。

愛物惜物，原是一種美德。因此，我們學生都非常愛惜公物。一花一木，一壺一杯，從沒有人故意去破壞。不小心弄壞甚麼，多半會自動到事務處去登記，以便在預交的賠償費中扣除。以圖書館借書為例，每次可借兩本，為期兩週。逾期不還，也不辦理續借手續，罰洋五分。竟沒有一個學生因此受罰的。

塗牆壁，寫廁所，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現在想來，真是有如君子之國一般。後來我自己做校長，我都以自己就讀的那間中學作為藍圖。在某些方面，的確也做到了。我的一些作風，便是仿倣宋煥達老師的。當我讀初中三的時候，他便另有高就，好像是回到他的家鄉去做縣立中學的校長。從此再沒有看見過他，也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可是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仍記得他的面貌神情，甚至他訓話的姿態及音調。

至於訓育主任，為甚麼我們叫他牛肉呢？長沙人的俗語，說一個人板着臉，沒有一絲笑容，便是「一付賣牛肉的臉」。所以我們稱張牛肉，並沒有任何惡意，只因為從來沒有笑過。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見他笑過一次。那是在週會中，有位牙醫來講如何保護牙齒。我們的宋牛皮在事先的介紹詞和結束時的感謝詞，都是治為其分的博得一片掌聲。想不到他最後卻開了訓育主任一個玩笑，原來那天訓育主任剛好拔掉了兩個牙齒。「你們看看，訓育主任這兩天就很少開口笑，因為他剛剛拔掉了兩個牙齒」。這時真正是哄堂大笑。張老師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我們看到他開口在笑，已經忍不住要大笑！再看到他果真缺了牙齒，大家更是狂了一般。我們的週會，從沒有如此輕鬆過。

我讀初二的時候，有晚在自修時，我走到別班的自修室和一位同學談天。突然有人在我手臂上扯了一下。回頭一看，竟是訓育主任，當時嚇得臉都青了，傻傻地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聽說他袖子裏放了一把戒尺，連高三學生都有被打過的。我想我也逃不了一頓。怎知他只小聲說：「你站在這裏作甚麼？」我答不出話來，他接着說：「還不趕快回去自修。」

我一聽見這句話，如逢大赦。回到自己的自修室，同學們都爲我慶幸。

他人很瘦小，說話的聲音也很小，不知爲甚麼全體學生那麼怕他？

我讀高二的時候，張德輝老師已經離開三年多了。有天早上，我們幾個同學在校門外的小店子吃零食。不知是誰開一句玩笑：「張牛肉來了！」我們大家都情不自禁的蹲下去，躲在櫃檯下面。後來才想到他早已到歐洲去考察教育了。大家又禁不住的啞然失笑。

他做訓育主任的時候，住在辦公大樓的下層。我們經過那間房時，都要加快一點腳步，怕碰到他。

他是得到省教育廳的獎學金，到丹麥去考察農業經濟。然後在丹麥留學，成了農業經濟專家。回國之後，便回到他的母校中央大學做教授。

在他要離開的時候，教務主任才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他的私人小節，使我們更加敬佩他。教務主任自己有那麼一個十分寶貴的鋼殼錶，訓育主任連一個錶都沒有。他住在樓下，要知道時間便上樓看辦公室的大鐘。晚上他離開房間，一定要把電燈關掉。我也學了他隨手關燈的習慣。從前住學校宿舍，是不用付電費的。到今天，我的兒女們仍然隨手關燈。

至於錢，我可不那節儉。我一直喜歡新奇和豪華一點的，因爲我希望它準確，最好是分秒不差。我早已養成了守時的習慣。那怕是參加向來不守時的結婚宴會，我也是準時到達。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我又見到我們的老訓育主任。幾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是那麼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者。滿面春風，和煦照人。我們大學是在重慶南溫泉風景區，他來作一日之遊。我們那間中學是以數理聞名的，升學多讀工程，連理科都不多。我讀的大學卻只有文科法科，所以一共只有四位校友去歡迎他。而我又是校友中的學長，便成了主人代表。剛開始，我還保留一些原有的對訓育主任的敬畏，非常拘謹。不久就爲張教授的平易近人而感化了。他關懷我們的功課，關懷我們的生活，如父如兄，他就像我們的家長。那天下午送他到車站，我忍不住告訴他，在中學時，我們怕他像怕老虎一樣。他離開幾年之後，餘威猶在。他聽了，莞爾一笑。使我立刻想起他在中學時那唯一的一次張口而笑！

廿多年之後，我去台灣，聽說他在台灣大學擔任農業經濟系主任。我立刻去拜候他，暢談往事，如兄如友。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吃飯。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只得辭謝了他的好意，心

中不無耿耿。

想不到不久以前，巧遇一位台大校友，他竟是農經系畢業的，還是張主任的得意門生。才知道張主任業已退休多年，不過每天仍去系裏面看看。我立刻寫了一封航空信去請安。他回了信，還付了一張十年前和師母的合照。相片是滿臉的微笑！他比我整整廿歲，已近八十高齡。去年原打算來北美旅行探親，後因師母健康不佳而作罷。他給我的信中，夾附一頁與那位台大校友，而且要我親自送去，藉此聯絡。師命不可違，我真的親自把那信送去。原來他們夫婦都是張主任的高足。因而得知更多有關張老師的道德文章。他早已是農經界的泰斗，一言九鼎，望重一方。至今仍是退而不休，扶掖後進。

他的來信，諄諄教誨，要我有空與他在加那些高足聯絡。我固然是退休無事，他那些高足都是責任在身，公私兩忙的。而且我與他們年齡有差距，要談也不易談得起來。只好照直稟陳，請他體諒。

我做了廿多年中學校長，退休已有五年，想起五十年前自己讀中學時的一些往事，歷歷在目，回味無窮。

文  
史  
學  
談

\* 鄭百年



# 論柳宗元的

## 永州遊記

(三)

### 三、文學技巧和寓言（上）

一幅山水畫，畫家如果只作客觀的描寫，其價值並不大；一篇山水遊記，文學家如果只作客觀的記錄，並不能成為文學作品。山水畫貴在於畫家能透過陰晴寒暑的差異，把自己主觀的喜怒哀樂渲染在畫面上；相同的道理，文學家貴在於能掌握時代的脈搏，把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主觀地溶化在作品內。此文學藝術之所以異於科學也。

柳宗元永州八記，儘管寫錄的只是永州一帶的山山水水，不過，它們却和山海經、史記西南夷列傳有很大的不同；它們是柳宗元政治失敗後，放逐南竄到永州來，悲憤悶鬱，痛苦淒涼，所寫下來主觀味道非常濃厚的作品。永州山山水水只不過是些客觀的對象罷了；柳宗元在這些對象裏，不但把自己的情感全部傾注上去，而且，還肆意地改變山山水水，以配合自己的感情，發生共鳴的作用。永州八記固然記錄了永州一帶的山水，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婉轉委隱地刻劃了柳宗元的悲鬱心歷路程；這些悲鬱路程，時時刻刻地震撼歷來的讀者，久而不衰。永州八記是柳宗元的文學作品，它和山海經、史記西南夷列傳不同，其道理大概就在此了。

柳宗元客寓永州之際，曾經寫了一首『江雪』的五絕，傳誦千古：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宋代范晞文在他的對牀夜語卷四裏，評此詩云：「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外，極少佳者。」此詩之贍炙人口，於此可見了。永州的嚴冬，千山眞的是絕飛鳥。萬徑真的是滅人蹤嗎？在南竄永州的司馬情感裏，這一帶的窮僻煙荒，豈是有政治理想、英氣才幹的人所該居留的嗎？柳宗元寫雪景，也是在寫冰寒的心景呀！雪景是如此淒寒苦迫，心情又怎不是呢？柳宗元以他在永州的心情，一落筆就峭厲孤寂，給人一種奇絕的感受。

儘管如此，柳宗元還爲人間保住住一絲的希望和火種；嚴冬的蠻地，鳥絕蹤滅，卻還有一位老翁，戴笠披蓑，停舟獨釣！這個「釣」字，是詩眼，是一線生機的寄託處；有此一「釣」字，人間才有希望和生機，就如同此一「翁」，千山萬徑才不滅絕人間一樣。這就是柳宗元寫本詩的

心情和寓意；從奇絕的佈景中，峭厲孤寂直逼人心！

柳宗元撰寫永州八記，也抱着五絕江雪相同的態度；用奇絕來佈置，然後，把峭厲孤寂的情感渲染出來，直取讀者的心。

對於永州山水遊記，柳宗元一開始就擁得很強烈的意念，要把它們寫得奇絕怪特。在九篇遊記裏，他就連用了十五個「怪」「奇」「異」「特」「詭」與怪異有關的字眼，來形容永州山水的奇特怪絕——

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始指異之。

幽泉怪石。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以上俱見『始得西山宴遊記』）。  
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  
美竹露，奇石顯。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不匝旬而異地者二（俱見『鈷鉛潭西小丘記』）。  
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俱見『袁家渴記』）。  
其側皆詭石怪木，

奇卉美箭（俱見『石渠記』）。  
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見『小石城山記』）。

至初潭，最奇麗（見『遊黃溪記』）。

這十五個擁有怪絕奇特的意義的字眼，就分散在柳宗元這幾篇遊記裏；除了第二篇『鈷鉛潭記』及第四篇『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外，其他六篇，無篇無之。如果說柳宗元沒有意思把永州山水寫得奇絕怪特，他何以要連用十五個此類意義的字眼呢？

除了正面用怪異的字眼來描寫永州山水之外，柳宗元還從側面，或者暗喻，或者隱譬，或者婉言，刻意地把永州的山水渲染得怪絕奇特。這裏，姑且分三方面來討論。

### 第一、造境之怪：

永州山水的境色，通過柳宗元的筆端，都是怪絕奇特，一點也沒有名山大川那種開闊雄偉的氣宇。看他描寫從西山所看到的景色，是「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西山宴遊記）；所謂「岈然」，即山谷中間空曠的樣子；「洼然」，即深地既低窪又曲折；這樣的造境，豈是平常的嗎？當他到小石城山時，他說：「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櫺之形；其旁出堡塿，有若門焉。」這是描寫一個斷層山崖，流水自山崖頂即分成幾條支流，往崖腳奔騰而下，崖底積石纍纍，積石上又有積石，累積得像一排一排的女牆；造境多麼奇特。

在柳宗元的筆下，永州的石也生得非常怪異。鈷鉛潭西側的小丘，那裏的石塊都是「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個別的長相尤其怪異，有的「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有的「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皆見『小丘記』）。他遊黃溪的時候，他說那裏的石頭長得都很「巍然」，像「頽頷」（高低不平而又醜陋的臉骨），像「斬齶」（犬牙相錯的牙齒）。永州的石，真是怪絕了。柳宗元不但看到陸地上的石頭長得怪特，連水底下的石塊，也都無奇不有、無怪不存。小石潭潭底的石塊，柳宗元說：「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爲坻，爲嶼，爲嵁，爲巖。」（小石潭記）潭底下的石頭，原來是一整大塊，到了岸邊時，石頭竟折皺蜷曲地向上翻滾，露出水面，變成小山、小島，又變成怪丘、石崖；造境多麼奇怪！相同的怪境也出現在石澗，那裏的河床，「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闇奧」（石澗記）；澗底是一整塊的大石塊，一直平鋪到兩岸，石塊的樣子有的像床，有的像堂，有的像在擺筵席，有的又像室內屋角；水底的石塊，竟然也長得如此怪絕奇特。

除了山和石，永州的水，通過柳宗元的刻意渲染，也流得非常怪異。最令人怪異的是袁家渴的那條流水，那條流水，從高處往下奔騰後，遇着石塊，產生「衝濤」和「旋瀨」（洶湧的波濤和旋轉的急流），然後，再倒流「退貯」到谿谷來；楚、越一帶把這種流水管叫「渴」，即「反流」<sup>②</sup>的意思。造境之異，真令人拍案叫絕。石渠那條流水，也被描繪得怪絕得很——流水幽幽作響，聲音突然大，突然小；這樣的溪流已經很奇怪了。柳宗元又說，溪水的廣，有時不及一尺，有時卻又倍尺，奔騰下去後，遇着大石塊，竟鑽到石塊底下去，潛過去後再露出地面來！這樣的造境，不怪異也得怪異了。到黃溪遊覽後，他形容黃溪的流水更令人咋舌不已！他說：「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遊黃溪記）黃溪的初潭，樣子像個剖了一半的大甕，堅立地深入地面千尺，而溪水就流積在甕裏。原來黃溪的初潭是半個大甕站立在地面裏，不是平擺在地面上——真是令人噴噴稱奇了。

在描繪永州的山水方面，柳宗元採用各種方法，刻意地把境色造得怪異奇絕，似乎是無庸置疑的。

### 第二、造字之怪：

柳宗元在永州的遊記裏，非常注意措詞用字，有時他用很偏僻的字，有時他選很準確醒目的字；這些，都應該被認為刻意的安排和處理。通過造字之技巧，把永州山水的怪異強烈化。

有時候，柳宗元選用很準確的字來形容某種境色，使該境色更加怪異突出，直印讀者的腦海。例如「鈷鉛潭記」，他用「盪擊益暴，齧其涯」兩句話來形容冉水對鈷鉛潭兩岸的衝擊以及衝擊後所造成的地形；本是一處平凡的潭水，柳宗元用了「暴」和「齧」兩個字，竟讓我們覺得山水的峻嶒和怪特了。又例如「遊黃溪記」，他說：「祠之上，兩山牆立。」他造「牆」字來形容山之特立，不可不謂傳神之極，也不可不謂怪絕之極。此外，他形容波濤爲「衝濤」（袁家渴記

），形容石塊之巍立爲「衝然角烈」（小丘記），都顯現出他刻意造字的精慎。

相同是一幅曲折幽邃的景色，柳宗元就用幾種不同的字眼來描繪；在『小石潭記』裏，是「斗折蛇行」；在『袁家渴記』裏，是「間廁曲折」；而在『石渠記』裏，卻又是「曲行糾餘」；造境相同，造字卻異。用「斗折」「蛇行」來描寫道路之曲折；用「間廁」「糾餘」來渲染道路的幽邃；不但準確，而且，造字也非常怪特。『鈎鉤潭記』裏，他形容流水之翻滾旋動爲「輪」（流沫成輪）；『石澗記』裏，他造個「排」字來表示清理（排腐木）；在『小丘記』裏，他說石塊冒出地面爲「怒」（突怒）；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造字練詞之怪特，在古典文學裏是罕見的，也是罕能媲美的。

有時候，他選煉一些偏僻的冷怪字眼，來形容某些造境。例如『西山宴遊記』裏，他形容山谷之高低曲折爲「岈然洼然」；說文沒有「岈」字，原來此字本作「舒」，集韻云：「舒，谷中大空貌。」至於「洼」字，本義爲「深地」（見說文，通作「窪」）；莊子齊物論云：「似洼者。」柳宗元以「洼」寫山，蓋源自莊子。岈，冷僻字；以「洼」狀山，亦屬罕例。在『鈎鉤潭記』，他說泉水流入鈎鉤潭時，「有聲豫然」；豫，借爲涼，水聲也；柳宗元捨「涼」用「豫」，應該是有意爲之的。

又例如，他在『遊黃溪記』裏，竟選揀「頽」「頽」「斷」及「鷁」四個罕見的奇字，來渲染山石之怪特；除了「頽」之外，其他三個字，音義都爲常人所罕知。同一篇裏，他用「黛蓄」「膏渟」來描寫潭中之蓄水；「蓄」的意義只是「積」，不是「積水」，柳宗元用「黛積」來暗喻「黛水」，是他奇特之處；「渟」字也不多見。

又例如『小石城山記』云：「其上爲睥睨梁櫺之形。」睥睨，正寫當作「埤堦」，城上女牆也，睥睨，斜眼視人也；柳宗元採「睥睨」而捨「埤堦」。至於「梁櫺」，本作「梁麗」，梁棟之謂也；字亦罕用。

在選詞煉字方面，柳宗元刻意安排和處理，務使其怪絕奇特，以便和造境相配合，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 第三、造語之怪：

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在造語方面，也力求變化多端，務使其怪特不凡。此說先賢及時賢已多所論例，清朱宗洛說：「凡前後呼應之筆，皆文章血脉貫通處。然要周匝，又要流動；要自然

，又要變化。」（古文一隅）永州遊記的造語，不但自然，而且變化不測。徐善同說：「意或有重，文則多變。」（柳宗元永州遊記校評）造語之幻變怪特，的確是永州遊記的特徵。

柳宗元善於造短語，可短至一字、二字，如「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小石城山記），一字句後緊承十字句，舒暢自如，長短相協；「余，黃虞之後也」（遊黃溪記）、「其樹多楓、柟、石楠、櫻、櫧、樟、柚；草則蘭、芷」（袁家渴記），都是這種情形。至於二字句，更是常見；如「爲坻、爲嶼、爲堪、爲巖」（小石潭記）、「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袁家渴記）、「折竹」（石澗記）、「南去」及「有鳥」（遊黃溪記）等，盡是二字句的短語。柳宗元有意在造語方面顯奇特，是肯定的。

短語最常見的該以三字句及四字句，如「掃陳葉，排腐木」（石澗記）、「或咫尺，或倍尺」（石渠記）及「至初潭，最奇麗」（遊黃溪記），多不枚舉；至於四字句，幾乎是舉不勝舉了。這些短語，往往和長句相配合，務求既幻變怪特，又自然流暢；閱讀誦吟之際，長短相濟，舒急相成。

永州遊記又鑲嵌着一些排偶的句子，增加文章的整齊美，如「清冷之狀與目謀，溼溼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小丘記）、「悠悠乎與顚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窮」（西山宴遊記）以及「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石澗記）等；這些工整的排偶句子，往往和其他長短不一的句子配合在一起，增加句子長短變化的怪特。

此外，柳宗元還造出另一種很怪特的句子；上下兩句，首尾重複該字，一連幾句皆如此，使句與句之間，形成珠連結合，讀起來欲罷不能。如「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sup>③</sup>」、「覺而起，起而歸」、「自遠而至，至無所見」及「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並見西山宴遊記），都是這情形的例子<sup>④</sup>。

根據十五個與怪異有關的字眼，再加上造境、造字及造語之怪特，肯定地可以指出，柳宗元在永州遊記裏，苦心孤詣地要讓讀者覺得，永州的山山水水都是奇絕怪異的，絕對談不上名山大川的開闊雄偉的氣宇。

在這麼一個蠻荒偏僻的怪異楚地，柳宗元時常出遊肆覽，他得到樂趣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許，柳宗元就是要告訴我們這件事。

# 李姿

李姿始終不明白父母親爲何給她取了這麼一個漂亮的名字，卻沒有給她生一副當之無愧的面貌。

而她長大後，不明白的事情愈發增多，她也學習不去理會沒有答案的問題，只把它們七零八落的擋在腦袋的一角，偶而不小心碰到了，她僅僅是怨自己不小心，把自己弄疼了，而本是塵封的依舊是擋着、擋着、擋着，不知不覺，擋着的越積越多，因爲李姿不但長大，而且長老。

「人一旦大了，老了，就甚麼也不在乎。就開始懶了。」李姿這樣安慰自己，所以：

「實在不想去打掃這些塵封的一切，咳，也實在是不知道該怎樣去打掃。」

其實李姿並不老，她的登記證明她僅僅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在這個年齡，許多像她一般高中畢業，讀書只求及格的女孩子，都還在冷氣的辦公室裏，滴滴答答的打出斤斤計較的巴士車費和討好人的化粧品。而李姿卻比她們幸運多了。她是獨生女，順理成章的成了父親的商業機構的經理。女經理，她只需要按扭，就有許多漂亮和不漂亮的女孩子滴滴答答的喧鬧，看她的臉色，竊竊私議她的漂亮的名字和華麗的服飾。

漂亮的名字，華麗的服飾，多少人拼命而不可得的財富，我統統都有，我快樂嗎？我快樂嗎？李姿小時候常愛問這個問題。會哭的洋娃娃，金鏈，金手錶，她舉手可得，或許她會

經是快樂的，很久以前的小時候。現在呢？常常快樂，是會麻木的，就像常常做一件同樣的事情，久了，習慣了，就沒有甚麼刺激了，當然也不會有甚麼興趣可言。

那麼李姿不快樂嗎？李姿是個懶惰的人，她總是懶得去想出問題的答案。父親說我是董事長，經理必須聽董事長的話，她於是言聽計從，這樣，她不需要花心思去想，去策劃。母親說要和你交朋友的人，誰知道是不是貪我們家的錢？所以李姿也儘量拒絕和男士女士接觸交往，她實在不喜歡麻煩。她只喜歡喝酒，抽煙，賭博。這些本來都是應酬，應酬多了，就成了習慣。習慣往往是沒包含甚麼理智的，它就成了自己的一部份，分割不去似的。

習慣，李姿一直就是在習慣中長大。唸書時，她習慣於被同學和老師視為怪人。老是固執的坐在後頭，靜靜的像一個啞巴，不會笑的李姿。義賣時賣票賣得最多，捐錢時捐得最多的李姿。除了這些，和她漂亮的名字外，她給同學和老師一無所有的印象。而現在手下職員對她的印象也不外是她冷冰冰的臉孔和她動聽的名字，顯赫的家世。朋友，李姿搖搖頭，一骨碌吞下維持健康的維他命丸和幫助睡眠的安眠藥，誰願意和一個不愛講話，而又家纏萬貫的人做朋友。人總有點尊嚴，和一個人做朋友而被懷疑是貪那個人的錢財，這種恥辱，李姿懶得再想下去，反正她也不需要交甚麼朋友，或許反過來他們對她諸多要求呢？她怕惹這些麻煩。

她甚至認為駕車是件麻煩的事情，所以她出入總是司機駕車。她只需要告訴司機一個目的地，司機就會帶她上路，代她轉彎抹角，她絲毫不需要費心思，花力氣就可到達目的地。她信任她的司機，就因為習慣了。

當然，她的司機是個好司機，一個駕車能手，即使是在極其惡劣的天氣裏；可是別的司機可不一定是駕車能手。李姿只覺得腦後門一陣劇疼，轟一聲，她就永遠失去了清醒的機會。她還活着，像過去一樣不費心思，不費力氣。遺憾是，她再也不能按扭，再也無法明白滴答答為的是甚麼。值得安慰的，即使是不小心而碰到了那擋着的一切時，她再也不會弄疼自己了。

這就是李姿。

(八〇年二月廿三日凌晨一時稿)

# 茨廠街的歲晚

這個五官不正的「中國城」  
如此地令我疲倦，令我疲倦

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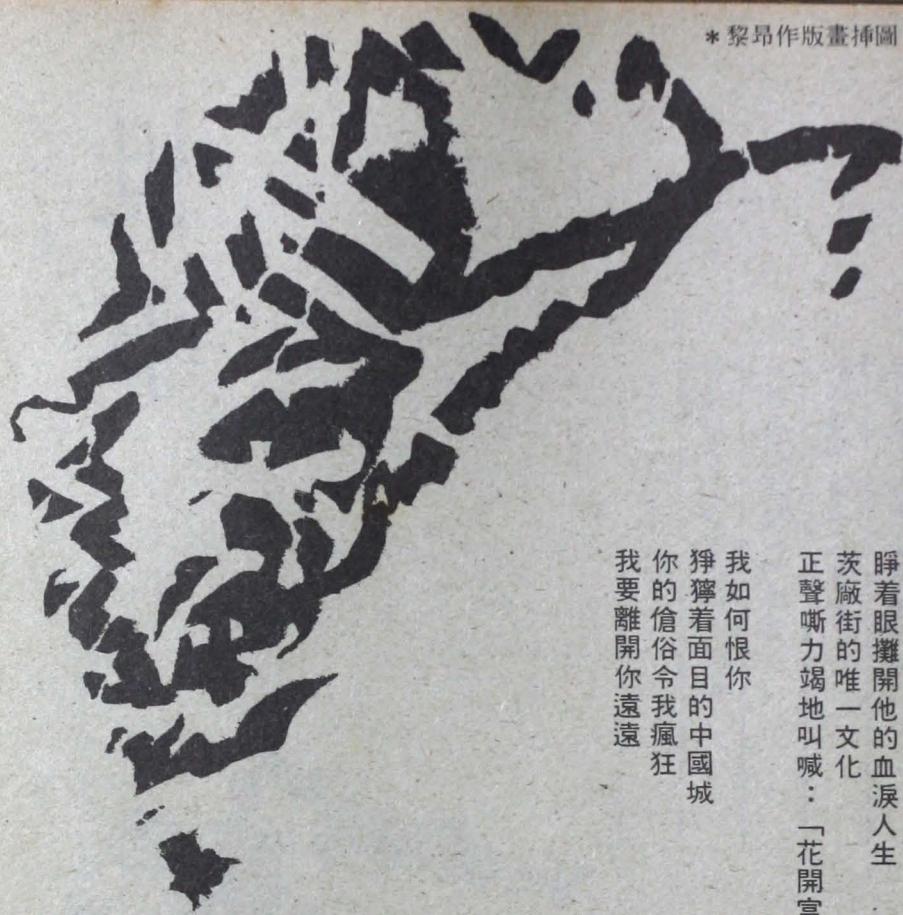
年廿七的黃昏

夜攤子早已亮起他們的昏黃  
在潮濕不堪的人群中  
疲倦畢露的漫天叫價裏

穿插

苦辣酸甜的動物屍體氣味  
撲面而來

是慘黃的臘味與淒紅的肉乾



站在互相抄襲的成衣攤的燈影籠罩下

怔忡

某個斷肢的盲乞

睜着眼攤開他的血淚人生

茨廠街的唯一文化

正聲嘶力竭地叫喊：「花開富貴滿堂紅」

我如何恨你

猙獰着面目的中國城

你的儉俗令我瘋狂

我要離開你遠遠

# 世事

世界將是一座荒涼

在風暴與洪水後的遠景

那時我們看不見月亮

那時我們再也不知道

還有甚麼能支撐傾塌的浮華

還有甚麼土壤可以墾拓與播種

那時一切都成為過去

我們再也看不見自己空洞而醜陋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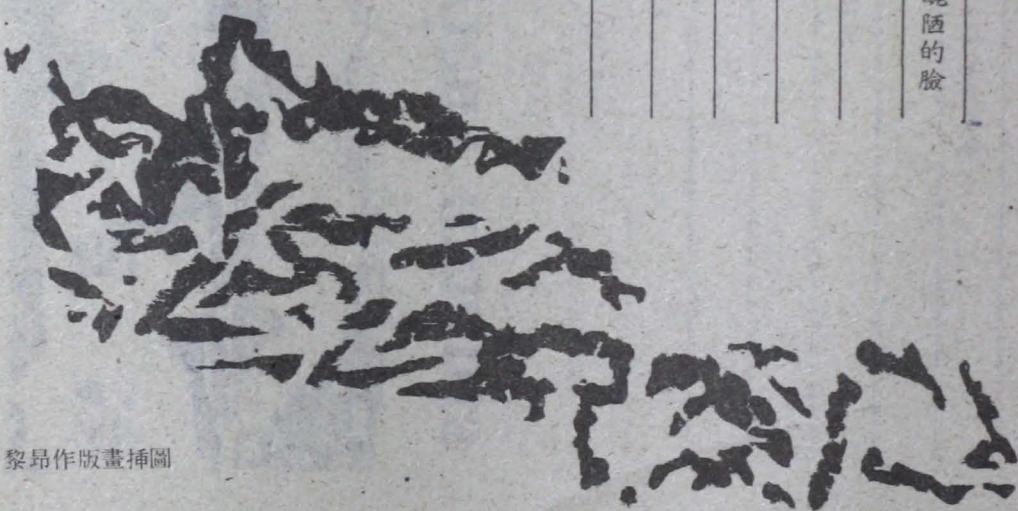
而在荒涼與浩劫降臨之前

我們看見陽光兀自照耀

我們看見自己

我們看見自己在祈禱與期待

風暴與洪水早日到來



黎昂作版畫插圖

# La Chanson des vieux amants

/ 梁爾煦



情人的那些去年

不在馬倫巴

在背後的深情與傷情

在牆角的絲跡

情人的別過頭去一別多少歲月

燦爛的金蜘蛛淡泊世情或老死了

情人的那些去年

不在廣島

在「陽光與雨露」的車站與街道

在情人眼裏的棘刺

終於不僅是樹而看見了森林

情人回過頭來看見了自己眼中的刺

情人的那些去年

不在傾城或上海

在這城中人潮裏陌生的熟悉

在秋季之外的涼天

情人在黃昏掀起窗簾

望着暮色漸漸游移向窗室

# 八方之一： 白與陳

香港出的『八方』，並不叫期刊，而叫文藝叢刊，看到第一輯，是去年九月一號出版的。可能打算作不定期性出版，所以叫叢刊，免得說雙月刊季刊又不準時上市，累讀者望到頸長。稿例說：「這是一份全面開放的刊物，將刊登各種不同風格，不同思想內容的作品……」，第一輯沒有令人失望，既登歐陽子倩的電影劇本，也刊西方的小說，質和量都可觀。本擬整本刊物來談，想想太過廣泛，我本人對評論和理論的作品也外行，倒不如就個人興趣，分兩三期談談創作部份罷。

這次談白先勇和陳若曦。原本打算只談白先勇，但是陳的『城裏城外』裏女主角文惠刻意樸素去參加酒會，酒會女主人卻穿黑緞旗袍以珠光寶氣的姿態出現，恰好是陳文與白文的化身，實在沒有辦法拒絕這現成對比的引誘。而且二文都以中國及文革為題材，兩位作者的風格又大異其趣，白的嚴謹，陳的樸實，不一定要作比較、分高低，單止並排着讀，趣味性也濃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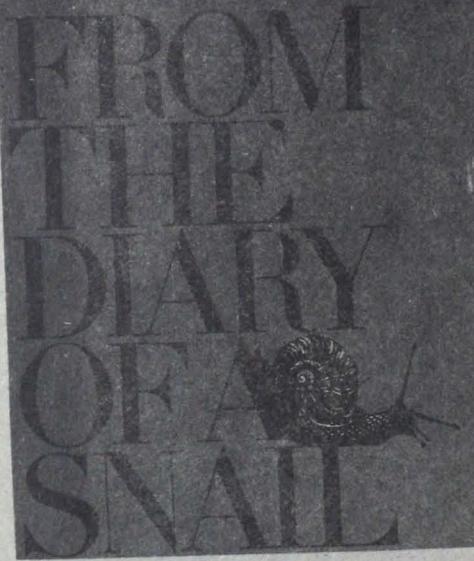
而如果要我選，這回我棄珠光寶氣而取樸素——甚至或者這樣素是刻意的，用心的，而不是天生自然的。千嬌百媚的作品比無華的作品容易吸引人，可是除非一路靚到底，否則讀者半途見棄的不出奇，無華作品乍看平平，寫得好的話越讀越入勝，反而更加耐看。當然這是非常廣義的說法，在這裏也不盡然合適：陳的一般小說活潑敏感，風格圓渾，幽默動人，斷斷不能算無華。

然而白文字的珠光寶氣，卻是肯定的。『夜曲』寫吳振鐸和呂芳久別重會，前部的回憶和後部的追述，小至傢具、燈光顏色，白都着意下筆，放到現代文藝小說的天碑上去，比重適宜，配搭得法，錯是沒有錯。但是我的意見是，寫得好的「錯」小說好看過寫得中等的「不錯」小說，因為錯之中往往有意料之外的樂趣，而不錯許多時候只表示平平穩穩。『夜曲』最好的是看似不經意的描寫，例如呂芳出現，「她的人倒是發胖了，變得有點臃腫，穿着一套寬鬆粗底沉紅色的衣褲，乍看去，反而變得年歲模糊不清。」吳記得她愛喝黑咖啡，她卻說：「太濃的咖啡，現在倒不敢喝了……怕晚上失眠」，她顯然也知道他記得，白沒有寫，只寫她「抬起頭來笑道」，真高筆，淡淡的更見真情。說中國地圖是張「秋海棠的葉子」，菊花和荆棘白花的意象，都是極佳的。故事我也喜歡，可是對白不自然，像兩人以英語對談，又譯了回來。白精於塑造女角，『夜曲』的兩個女性，卻是他水準以下的產物。呂芳不是寫得不好，她的乍然出現和飄然而去，像個古代的女俠，磊落又有神采，十分有個性，可是卻嫌不完整。吳的前妻草草帶過，是塊佈景板。或者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因為是白先勇的作品，標準才這麼高。白寫作相信精神上的壓力不少，就如陳文裏老侯發言時，「似乎背負了八億人口的重托，用詞遣字不得不小心翼翼」。

『夜曲』使命感之重，儼邊樣板小說，白的過份謹慎，不但止通篇露刀斧痕，更嫌堆砌。

再說陳的『城裏城外』。中國學者訪美，尤教授負責接待，晚宴上賓主各懷鬼胎，醜態畢露。同輯『八方』果然登了錢鍾書的文章，甄賈同場，可算極一時之盛。影射小說不易寫得成功，被影射的人物要是讀者不熟悉，根本事倍功半，或者甚至功無。『城裏城外』因為人物典型，周圍時時可見，倒是少了一層顧慮，也是多了一層顧慮，陳這篇小說可想得罪不少人，尤其是沒有幽默感的學者聞人，讀時臉上定紅一陣白一陣的了。陳的背景本就特殊，風格又獨特，『城裏城外』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一氣呵成，淺白深長，是不可多得之作。我這裏多說無用，也說不清——它幾乎妙不可言——還是各位找來一讀罷。

\*編按：關於『八方』，請參閱第321期蕉風（七九年十二月號）的『風聲』



\* 轉自香港大拇指半月刊（七八年五月一日）

／Günter Grass 著  
／吳煦斌譯

# 蝸牛的日記

本文節譯自葛拉斯一九七二年的小說「蝸牛的日記」。是小說記載了他在一九六九年為社會民主黨布蘭特助選的經過，其中又插入納粹時代一個名為「懷疑」的人物故事。節錄片段是葛拉斯向他四個孩子解釋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法蘭茲、盧奧、羅拉和布諾是孩子的名字，提問的就是他們。雖然這是小說，但也有論者認為這裏片段是葛拉斯最敏銳而坦率的自畫像。

好吧：談談我自己。其實沒有甚麼好說的。我最喜歡的花是淡灰色的懷疑主義，一年四季盛開。我不是一成不變的人（不要把我貶成一個公份母）。我的必需品：扁豆、煙草、紙章。我有一本漂亮空白的菜譜冊子。

除了說故事和用故事反駁故事以外，我在句子中間停頓、形容各種蝸牛的步姿、不踩腳踏車也不彈鋼琴、但擲石頭（包括大理石）、捏濕泥巴、給自己惹麻煩（幫助發展中的國家，社會政策）、煮東西也蠻不錯（就算你不喜歡我的扁豆）。我能夠以左手或右手用炭筆、鋼筆、粉筆、鉛筆和毛筆塗繪。所以我懂溫柔。我能夠聆聽——不是聆聽，是預見剛發生的事情，思想直至它不再發生，然後——除了思路不清或精密的推敲也无法解決的時候——耐心等待。

但這少許事情是肯定的：我從前能夠笑得更好。我在沉默中越過某些事物：我底空白。有時我厭倦孤獨，我希望爬入柔軟、溫暖和潮濕的東西裏。單叫這作女性是不夠的。我爲了找尋休憩的地方，把自己弄得如此疲乏。

人們個性的喪失是何時開始的？妨礙彼此坦誠相向的訊號在哪裏？我承認我對痛苦敏感（或許是由於這原因，我嘗試改變可能令我感到極大痛苦的政治情況：蝸牛受到騷擾，便縮在一團。）

你常常看見我精神恍惚，心不在焉。我是經常心不在焉的，雖然我努力看書希望集中精神，整理思路，希望平衡自己，完成耽擱了的工作。

現在我在哪裏？每當我的煙灰掉下、已經掉下、或準備掉下的時候。

或許在廚房的香草裏。孩子，相信我，如果在那許多互相攻訐的理念當中，有一個能夠以它們的信念和最終理想，稍爲引起我的食慾，便會把我拉攏過去了。但我的舌頭全無迷迭香或羅勒、麝香草或甚至荷蘭芹的味道。他們給我的東西淡而無味。我的調羹罷工。馬克思煮得稀巴爛或——像通常那樣——攪得水湯湯，最多只能預言一個美好的將來，它是狗嘔吐出來的東西，空泛地答應了每個人平等或絕對的自由。

或在白紙前找我，我也許正在用炭筆打陰影、用鉛筆把烏兒從光禿的矮樹叢趕出來、讓滲滿油彩的畫筆在雪中蹦跳、或者用鋼筆織出繁密的圖案。我把剩下的畫出來。最

近，我在畫蝸牛殼和來回走動的蝸牛。在迅速乾涸的軌跡當中，你可以看見蝸牛的進度。一條豐滿的、也是說斷折的線，在中途岔開、停頓，在這裏沉默地越過，在那裏沉重地抵達。許多線。也有許多交界的地方。但是有時又織幼地散發出去。

說真的：我不是信徒；但我繪畫的時候，我很虔誠。繪畫聖母瑪利亞是要用硬鉛筆的，那讓銀灰色顯得真實。灰色證明黑色失敗了。彌撒是灰色的。神秘主義：蜘蛛爬進玻璃杯裏，排出了灰色之後死去。但我畫得越來越少了。周圍不再寂靜。我望向外看看甚麼在擾攘；其實擾攘的是我，以及別的地方。

比方，在競選運動的福士旅行車裏。我們穿過社會民主黨員聚居的地區，緊張、不自在、散亂的地區：昨天是勞爾和馬克斯頓菲，今天是上巴勒天尼的艾伯，明天是奧大利邊界的堡候生，後天是諾連根和紐堡（哥平候斯晚上的會議）。

我是社會民主黨員，因為我認為沒有民主，社會主義毫無意義，而非社會主義的民主根本不算民主。一句乾癟、沒有彈性的句子。沒有可以歡呼的東西。沒有可以讓瞳孔張大的東西。因此我只期望部份的成就。我沒有更好的東西可以貢獻，雖然我知道更好的東西，也希望我擁有它們。

我常常在中法蘭干尼亞和墨士達蘭的路上盤想着退出：他們需要我作甚麼？這緩慢、溫吞吞的手段！這些改革份子！看看伊生斯堡加（註）多寫意：他無憂無慮飛到古巴，你自己則爲了替退伍軍人爭取退休金、爲了讓人們認清楚一些老掉大牙的事實而累得死去活來（費時失事的工作）。我說了又說；我聽着自己談論老早已經談死了的事情，比如工人應該參與決策。我贊成這說法。但我更進一步，我探討要求另一種公義的現實狀況。我思想、追隨線索、把自己弄得頭昏腦脹、然後用謠話解決，我根據傳說平息蘋果的紛爭，之後，孩子，我製造文字、浸濕牆紙把它撕掉，撬開地板、撕破襯衣的裏層、敲打灰膠、讓正門發笑、替生人和死者剪去指甲。這時，或許，「懷疑」正在故鄉墨根荷爾回溯十六世紀以來當地市長的名單，或發現了一條一五九五年的法例，懲罰逃避勞役的人。

「不要談他，遲些才談！」

「談你自己吧，你從前是甚麼樣子的。」

「你出名以前。」

「你從前常常離開到別處嗎？」

是的，但行李少一點。不過心情比我不久將來還要老。我可以在一句說話中間跑掉，頭也不回。我那時很瘦，習慣斜睨着空中不存在的一點。更早的時候，我的父母親從不知道我是誰或我在那裏，就算當時我就在桌旁像法蘭一樣拉長臉吃飯，我再不可能像十四歲時那樣讀書——那麼投入。（我的母親爲了要讓姑姑看看我如何心不在焉，會把一塊肥皂換掉了我的葡萄餅。她們都笑得人仰馬翻）。

十五歲的時候，我腦子裏，文字裏，和工作裏全在希望用我的希特拉少年刀謀殺我的父親（世代相傳以來，這意念沒有改變，只是武器不同吧了）。

十六歲的時候，我暗地裏愛上了一個未完成的女孩子——她讓你憑自己的喜歡填上其他部份，自此以後我於是可以任意希望和想像，直至她敲門進來，開始跟我吵架。十七歲的時候——只有盛劍的腰帶在把我整個人連在一起——我在鋼盔下懂得了恐懼，然後（由於補償的理由）是飢餓，再後來，是那廣闊的野獸欄——自由。

十八歲以後，我嘗試探索這獸欄，卻發現它分支繁密，也發現理性和智慧很難拉得攏，智慧越大，所做的蠢事越放肆，越具毀滅性。要世界付出失敗的代價的，通常不是愚人，而是精明洞達的有識之士。

這以後，我活得很少，我大部份時間都花在寫作上。我是一所儲物室，收藏零碎的片斷，和諸種失物。我的儲物室來了：依年紀抽殺的人群、父親的負罪感、兒子的借據、遭遣散的、把滑稽效果放進文件夾裏的小丑、遺忘已久現在卻又成爲殘酷現實寫照的童話、香水瓶子、甩掉的鈕扣，和其他遺失已久的東西——比如一柄刀子。我把這些統統紀錄下來，嘗試把它們還給物主。

三十二歲的時候，我出了名，自這以後，聲名一直像家中的一個房客一般跟我們在一起。他永遠在你的周圍，他是個討厭鬼，怎樣也擺脫不了，安妮尤其恨他，因爲他緊隨着她不放，又向她作種種猥亵的建議。他交替膨脹收縮。探訪的人以爲他們來看我，

其實卻在找他。他這麼懶，佔去我的書桌又毫無用處，因此我把它帶到政治裏，要他作爲我的接待員，這它倒幹得不錯。每個人都拿他當一回事，甚至我的對手和敵人也一樣。他越來越胖，他開始引用自己的說話。我通常把它租給招待會和花園舞會，收取少量費用。他後來告訴我的故事真不可思議。他喜歡拍照，把我的簽名假冒得天衣無縫，又讀我根本碰也不碰的東西：評論（昨天在堡格生，會議剛結束不久，一個說不上沒有天才的混蛋要告訴我他的生平——在西伯利亞的二十年生涯）。孩子，我的聲名是一個我唯一縱容的人……。

你出名的時候不是很富有嗎？

怎樣富有？

你可以買到甚麼？

我出名以來，領帶、帽子、手帕、和整句附有清楚使用法的句子都被偷去了（聲名是別人想在上面撒尿的東西）。一個人越出名，他越少朋友。沒有辦法的：聲名讓人孤立。當聲名幫助你，他永遠不會讓你忘記。當他傷害你，他向你談你要付出的代價。我覺得聲名是沉悶不過的，很少有趣的時候。（最近，羅拉用我六個簽名換漢滋一個，我們都覺得交易公平。）

但我也蠻富有。如果賣盡當淨，我可以在柏林買一間荒涼的小教堂，把它改成一間酒店，改名聖神酒店，以跟天主教銀行齊名。我會供應所有我自己喜歡烹飪品嘗的菜色：扁豆燴羊腿，芹菜豬腰，綠蟠，千層肚，李子野鷄，白豆乳猪，魚，韭菜冬菇湯，聖靈降臨節西梅釀牛心。

因爲我可以這麼說：我享受生活。如果堅持教我怎樣生活的人也享受生活，我會很快樂。改變世界的責任不應該由患腸胃病、酸氣衝天的人壟斷的。

除此以外，孩子，我是意外，意外的生存下來，意外的學會寫點東西，但也可以同樣意外的創辦了一種不斷發展的工業——比方船廠。好吧，可能下次吧。那時你可以成爲我的合夥人，參觀新船下水，看着它們下沉。安娜會說：「我爲你施洗……」我可

以寫（甚麼？）整整一本書。

「就是這麼了？你自己再沒有甚麼了嗎？」

「船——我知道，但所有其他的東西……」

「來啊，再告訴我們多一點。」

「短短的，你喜歡甚麼，你不喜歡甚麼。」

好吧。短短的容易記憶和忘掉。

我吸煙太多但很有規律。

我的意見可以改變。

我通常三思而後行。

勉強來說，我並不複雜。

（這四年來，我一直用括號括着字句；這是關乎年紀老大的問題。）

當羅拉彈琴不斷彈錯調子，我喜歡在遠處偷聽。

當盧奧給我捲一根煙，我很快樂。

當法蘭茲說了大話，我很驚奇。

當布諾說錯笑話，我可以照常發笑。

我最喜歡看安娜改剛買回來的裙子。

我最不喜歡的是：厲害的人。（那些除非不想，一想便厲害非凡的人，行動也是相當厲害的。）

我不喜歡固執的天主教徒或正統的無神論者。

我不喜歡那些爲了人類利益而要把香蕉拗直的人。

我討厭所有把主觀錯誤變戲法一般變成客觀錯誤的人。

我害怕所有要改變我的人。

我的勇氣限於盡量少害怕一點；我不示範勇氣。

我對每人的勸告是，造愛不要太匆忙，像貓一樣。

（對你也是一樣的，孩子，在將來的時候。）

我喜歡酪乳和紅蘿蔔。

我喜歡溜冰溜得快。

我喜歡落泊的老人。

我也重覆錯誤。

我出身不大好。

我不忠心，但長情。

我常常要作着點甚麼事：孵字句、切香草、查察洞穴、探「懷疑」、讀編年史、畫冬菇和冬菇的親屬、自覺着甚麼也不做、明天去地文荷斯、後天到奧列治（東費斯蘭）、談談過不休、看見灰點便朝漆黑濃密的內心挖下去、跟蝸牛一起步操、以及——因為我認識戰爭——絕對保持和平，而孩子，和平也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法蘭茲作結說。

布諾叫成年人作爆炸人。

他們很悶，羅拉說。

盧奧用一個不算不友善的方式叫我「古董」。

註：漢斯·麥納斯·伊生斯堡加——詩人和政治評論家。

\*葛拉斯喜歡站着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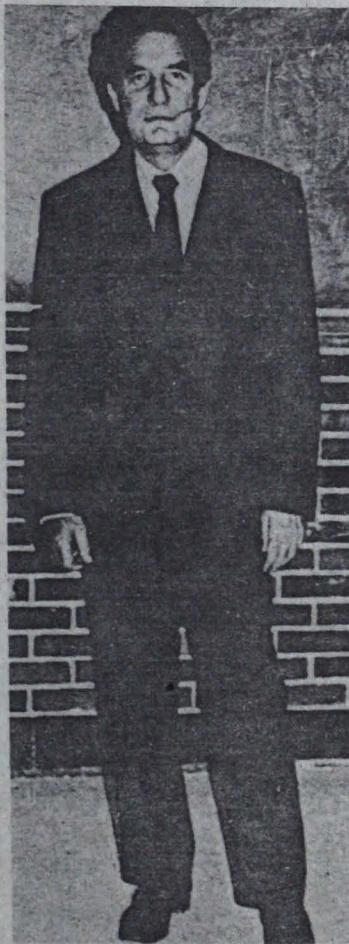


吳煦斌譯

Octavio Paz 著

# 與浪一起的生活

\* 帕斯在印度學會了愛和尊重，也學會了沉默」。



我離開海洋的時候，一股浪越過其他波浪向我湧來，她纖弱而輕盈。儘管別的浪抓着她飄揚的衣裙阻止她，她還是挽着我的手臂，雀躍着，跟隨我離開那兒。我沒有說她甚麼，因為我不想她在朋友跟前下不了台。而且她長輩們盛怒的目光把我嚇呆了。回到城裏，我就向她解釋這樣子行不通，城市的生活不是從未離開過海洋的波浪可以想像的。她嚴肅地看着我說：「不，你作了決定，就不能反悔。」我哄她、唬嚇她、諷刺她。但她大哭大鬧地抱着我、威脅我，我只好又賠不是。

第二天我的煩惱就來了。我們怎樣避過稽查、乘客和警察的注意乘上火車？規則上雖然沒有說明不准攜浪乘車，但也沒有說可以。經過幾番考慮，我終於在開車前一小時來到火車站、坐好、然後乘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把乘客食水箱的水放掉，再小心地把我的朋友倒進去。

但過了不久，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我隔壁那對夫婦的孩子嚷着口渴。我趕忙護着食水，又答應給他買點心和檸檬汁。他們差不多接受了，但又有一個乘客走過來，我準備一併邀請她的時候，她丈夫的目光卻使我住了口。這女士拿了一隻紙杯，走到水箱旁扭開水龍頭。杯子才半滿，我便跳到婦人和我朋友中間，她奇怪地看着我。我道歉的時候，一個孩子又把龍頭扭開了。我猛然關上它，這時那婦人已經把杯子放到唇邊：

「呃，這水鹹的。」

孩子也附和她。幾個乘客站起來。那丈夫喚來了稽查：

「這人在水裏加了鹽。」

稽查叫來了車長：

「原來你在水裏加了東西？」

車長又叫來了警察：

「原來你在水裏下了毒？」

警察又叫來了警長：

「原來你是下毒的人？」

「原來你帶到了三個特務。這三個特務在所有乘客注目和交頭接耳之下把我帶到空車卡去。車到站他們便抓我下來，又推又拉地把我關進牢裏。我只在冗長的審問中聽到人聲，此外，許多天都沒有人跟我說話。當我解釋我的故事，誰也不相信，甚至獄警也不信，他只搖搖頭說：『事情很嚴重。你真的不是想存心毒死孩子？』有一天他們把我帶到警察局長的跟前去。

「你的案子很嚴重。」他又重複說。「我會把你撥到刑事組。」一年過去了。他們終於把我判了刑，因為沒人受傷，我的判決還輕。過了不久，我

自由的日子來臨了。

監獄長叫我到他跟前。

「唔，現在你自由了。你很幸運，幸好沒有人受傷。但別再做了，因為你下次就會判這麼輕……」

而他就像每個人那樣嚴厲地瞪着我。

那天下午，我乘火車回去，在火車上顛簸了好幾個鐘頭，終於到達墨西哥城。我叫了一架計程車回家，在屋子門前卻聽到笑聲和歌聲。我感到胸口疼痛，像遇到一股波浪迎面劈過來那麼驚奇：我的朋友正在屋裏，如常地唱歌嘻笑。

「你怎樣回來的？」

「很簡單，乘火車，有人發覺我不過是鹹水，便把我倒進火車頭裏。我吃了許多苦頭，後來變成一陣白蒸氣，不久又變成雨落在機器上。我瘦了許多，失去不少水滴。」她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的屋子本來充滿黑暗的走廊和塵封的傢私，現在卻瀰漫着空氣、陽光、聲音、綠色和藍色的光影，到處都是愉快的幌動和迴響。一股浪有多少面貌！她怎樣把沾滿泡沫的一扇牆、一隻箱子、一個前額變成沙灘、石塊和碼頭啊！她輕柔的手掌甚至觸到荒棄的角落，堆積着塵埃和垃圾的角落。一切都開始歡笑了，一切都亮着光潔的牙齒。太陽愉快地進入古老的房間，久久不願離去。它忽略了其他的地區、城市、國家。有時在深夜，很晚了，妒忌的群星才看見它偷偷地從我的屋子裏出來。

愛情是遊戲，是永恒的創造。甚麼都是海灘、沙礫、一床永遠清潔的被褥，如果我擁抱她，她會驕傲地凌涙起來，高昂得像白楊樹液體的枝幹；然後花一般化作一道白色羽毛的噴泉，化作一叢微笑散落在我的頭頂和背上，把我覆蓋在白色的陰影裏。或者我在跟前展開，像地平線一般沒有盡頭，直至我也成為地平線，成為靜默。它是那麼豐富，蜿蜒不絕，像音樂或巨大的嘴唇那樣披裹着我。她的存在是來復的愛撫、呢喃、親吻。我進入她的水域、混身濕透；一眨眼，我感到自己躺在上面，奇异地懸在山峰的高處，然後又突然像石子般掉下，羽毛似的輕輕擋在乾地上。睡在這些水中，在一千條愉快輕柔的鞭子鞭打和一千次笑着退開去的力量攻擊中醒來，這感覺是無可比擬的。

但我卻從不能達到她生命的中心。我從不能接觸她赤裸的痛苦或死亡。或許這在波浪是沒有的，那使女子變得脆弱無助的部份，那讓一切糾纏、盤結、伸展和量懶的電鈕。她的感覺，彷如其他女子的感覺，像漣漪般擴展，只是它們並非同圓心的漣漪，它們每次都從不同的一點擴散到更遠的地方，直至接觸到其他的星群。去愛她就是向渺遠的地方伸展，與我們從不曾懷疑的遙遠的星宿一起共鳴。但她的中心……不，她是沒有中心的，她是旋風中的空虛，把我吸進去，使我窒息。

我們並肩躺在那裏，彼此交換心事、私語、微笑。她捲着身伏在我的胸膛上，然後像呢喃的樹叢般散開。她在我的耳畔唱歌，一頭小蝸牛。她變得謙卑、透明，纏着我的腿，像一頭小動物，像平靜的水，她是那麼清澈，我可以看到她全部思想。有些夜裏，她的皮膚塗上了一層亮光，擁抱她就像擁抱一片以火紋身的夜。但她也會變得黑暗而辛酸。在料不到的時刻，她會突然高聲吼叫、呻吟，扭着身體。她的哀號吵醒了鄰居。海風聽到她的喊聲，就來敲打前門，或在屋頂高頭狂嘯。陰霾的日子使她懊惱；她會毀壞傢具、說惡毒的話，肆意侮辱我，把我蓋滿綠色和灰色的泡沫。她口涎沫、哭叫、說粗話、發毒咒。她愛月亮、星星、以及其他世界的光亮所影響，她以一種我以為是瘋狂的方式轉換情緒和外貌，而這也如潮汐一般致命。

她開始懷念孤獨。屋中充滿了蝸牛和貝殼，充滿她在憤怒時翻淹的小風帆和許多別的船隻，（它們載滿想像，每夜從我的額前離去，在她狂暴或愉快的旋風中覆沒。）我們失掉了多少名貴的東西！但我的船隻和蝸牛靜謐的歌還不夠。我還得在屋子裏養一群魚，我看着牠們在我朋友體內游過，撫摸她的胸脯，在她腿間安睡，用片片彩色的光裝飾她的髮，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妒忌。

在那些魚中有幾尾兇殘的特別惹人討厭，它們是水族箱裏的小老虎，整天張着呆定的大眼睛和鋒利嗜血的嘴巴。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為甚麼喜歡跟他們泡在一起，而且毫不害羞地向牠們表示好感。我假裝不知道她整天徹夜伴在這些可怕的生物旁邊。有一天，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我打開水族箱的門潛進水裏捉牠們。牠們敏捷又狡猾地逃過我的手，而她卻在旁邊大笑，不斷沖撞我，直至我倒下來。我想我快要溺斃了。當我全身發紫

，快要死去的時候，她卻又把我救上來，開始吻我，說着我不了解的話。我感到虛弱、疲乏而又羞辱。同時，她的嫵媚卻也使我閉上眼睛，因為她的聲音是甜美的，她向我說到遇溺者甜美的死亡。我康復之後，就開始害怕她，也憎恨她。

過去我忽略了自己的事情。現在我開始探訪朋友，恢復從前友好的關係。我遇到從前一個女朋友。她答應替我保守秘密，我便告訴她我和浪一起渡過的生活。最教女子動心的，莫如拯救一個男子了。我的救星用盡各種技巧，但只能控制有限的一些靈魂和肉體的女子，在我那永遠常新、永遠在不斷的變形中感到滿足的朋友跟前，能夠做些甚麼呢！

冬天來了，天空變成灰黯。城市降霧。凝結的雨滴落下。我這友人每夜哭泣。白天她獨自躲在一旁，樣子靜默而邪惡，斷續地發出一些單音的字，像一個躲在角落裏呢喃的老婦人。她變得冷冰冰。跟她睡在一起會整夜戰慄，感到血液、骨骼逐漸冷僵了。她變得陰沉，不安，難以了解。我離開她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她在角落裏高聲號叫，用鋼鐵般的牙齒和腐蝕性的舌頭咬裂牆壁。晚上她整夜呻吟、咒罵我。她作許多惡夢，迷糊地喚着太陽和溫暖的海灘。她夢到北極、夢到變成冰塊，在長如整月的夜裏航過黑暗的天空。她侮辱我。她整天咒罵，大笑；使整所屋子充滿怪笑的聲音和幻象。她喚來了海洋深處的妖魔：盲的、敏捷的、笨拙的。她蓄電時使接觸的一切變成炭；充滿酸液時，溶掉碰到的每一樣東西。她甜美的擁抱變成糾纏的繩結絞着我的脖子。她富有活力的綠色的身體變成殘酷的鞭子不絕鞭打我。我終於逃走了。恐怖的魚邪惡地笑着。

在山上，在高峻的懸崖和松樹叢中，我呼吸凜冽稀薄的空氣，像自由的思想。過了一個月我才回去。我已經決定了。天氣是那麼冷，在大理石的煙函上，熄滅了的火焰旁邊，我找到了一尊冰像。她疲乏美麗的樣子不再感動我。我把她放進一隻麻包袋子裏，扛着它上街去，我把她賣給郊外一所餐廳的侍者朋友，他立即把她鑿成碎片，小心地放在冰酒的小桶裏。

# 生之音

／罕的小說

站在購物場對面的路上，眼前的幾座建築物耀眼非常。在另一邊有幾座三四十層樓的建築，它們陰暗，在幽幽的夜空低下，被納入淒迷的氣氛裏。

到了家門口時，劉丹沙的姐姐出來開門。她邀他到屋內，他拒絕，她每次邀他，他走進去，劉丹沙躲在他一旁跟着進去，門嘭的一聲關上，她遞給他一杯茶。

「丹沙整天都在吵着你哪。」

「沒有嘛。」劉丹沙說。

「真抱歉，沒甚麼東西款待你，你吃過晚飯了嗎？」

「吃過了。」劉丹沙說。

「不許插嘴。」她斜視了丹沙一眼，說：

「我還以為她失踪了呢，家裏人都在瞎擔心，我猜想大概她去你住的地方，結果熟子告訴我你早已出去了。我還以為她真的失踪了呢。地方上失踪的女孩可不少，才叫人這麼瞎猜。」

「我不是回來了。」劉丹沙得意地說。

「你父母都在找她？」

「咳。我哥哥也出去找，大概就會回來。如果知道是和你一塊的話，就不會這麼焦慮了。」

「看看，蝴蝶。」劉丹沙把收在裙子袋裏的塑膠袋掏出張開來，拿到她的面前。她接過來看一下，放在旁邊的小桌上。蝴蝶在袋子裏已靜息不動，翅膀縮疊成一瓣綠色的葉片似的。

室內的白管燈散發着熱氣，光芒使室內顯得陌生，靠門的牆上掛了一張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畫，畫板上的玻璃反映着微弱的光芒。房子的週遭一帶肅穆得很，蟬在夜色中叫着。還不到八點，路面上的車輛已非常稀少，偶然傳來一陣鳥鳴，意外地驚醒夜的蒼涼氣息。

大量飄浮着的雲塊在天空堆積起來，形成削落的蠕動着的雲，夾帶了一份溫熱的氣氛，也不知道是地面上散熱才給人對一切都感到熱悶的錯覺還是甚麼，雲塊收集着城市的燈光，迅速地澱集起來。

「丹沙，你的帽子呢？」

「哎，我丢了。」

「誰叫你丟了。你忘了帽子是我的？」她停了一下，才轉過頭來對他說。

「我回來之前，碰到了波夫，他秘密似地告訴我，你寫的詩集就將出版。」

「是嗎？」

閃電已在雲堆裏劃亮，較弱的閃光使低空變得紫藍一片，較強的閃光引起了地面的淒涼。十點過後，天氣漸為陰冷。但睡意反因此消退。他在海邊閒步一會，回到住宅時，依舊沒有睡意。他不得不去敲熱子住的房門。

「真是稀客咧。一年到尾也見不到你來拜訪一下。」熱子的母親交錯着雙手說。房子雖不大，卻沒有拘束的感覺，寒冷驅逐了壓迫感。從這兒望着點點船燈的海面，有一種叫人發狂般興奮的觸感。也許是長久呆在自己房裏看慣了水平線，換了一個角度，波濤在視野裏變幻不已的情景就顯得很不平常。

熱子眼睛發出光彩。爲了準備考試，頭髮卻弄得蓬鬆鬆的。左腿還紮了一塊軟布。 「是昨天上體育節賽跑時扭傷的……。你的神情看來不對勁哪。」她的父親在一旁抬起注視報紙的雙眼，她的母親也注視過來。

「是不是身體病了？」

「不。我身體還好。」

「是不是心裏不安？」

「沒甚麼。」

「是不是劉丹沙氣你了？」

「她怎會氣我。」

「你要杯暖飲甚麼的？」

「給我一杯冷水。」

「剛才波夫來過，還帶了一包東西。」

「甚麼東西。」

「長條形的包袱。」

「是小喇叭罷。」

「我看是。真的不是劉丹沙氣你？」

「當然不是。」

「你真的不要暖飲？」

「不。」

「沒有不對勁的地方？」中年男人咳了一聲，接連又咳了幾下。房子回復了寧靜。

壁鐘的聲響響起，這兒也有同樣一隻壁鐘。啞噠、啞噠，四個人無言地坐着，熱子露出了無話可說時那種安適而天真的表情。蒼雷又響起來。

「晚上下雨真不好受。」中年女人說。

「是啊。使人睡得很不舒暢。」男人說。

我說下了雨才叫人睡得安心自在呢。」熱子說。

「前天下雨時，妳爲甚麼又睡不着呢？」

「那時不同，人家患了胃痛。」

「還沒好嗎？」森夫問。

「還沒。女孩子就是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把身體當玩具一般糟蹋了。」

「哎呀，媽媽，妳老是說這話有啥用。」

「算了，熱子，妳不是要應付考試？」

「有客人在啊。」

「妳去做自己的事罷。」森夫說。

「不啦，我還是多坐一會。」

「下了雨啊，真叫人又興奮又頭痛。」

「可不是，那種滑溜溜的感覺好像浸到棉被來哩。不過，雨水是有用處的。」

熱子笑了起來，原來一隻壁虎掉在她腳板上。天花板上另一隻快速地溜走。她彎下腰檢起壁虎，牠的上半身又掉下去，只剩下尾巴在她手指間扭動着。

她把尾巴放在手心上，那隻尾巴不停地跳動着。她把手伸到他面前說：

「還有溫度哩，摸摸看。」他伸出手摸那隻尾巴，尾巴是軟軟的癢癢的。然後她拿到中年男人面前。他看了一眼，板起了臉孔。

「還不把它丟掉，多髒的東西。」中年女人說。

「哦。」

熱子又從廚房跑出來。

「洗過手沒有。」

「洗過了。」

「用肥皂沒有。」

「用過了。」

「多放肆的女孩，還要別人屢次吩咐你這麼做。」

「甚麼也別擔心嘛。」熱子說。

「雨下了。」中年男人站在窗口看了一下，轉過身來說。他的臉對着壁鐘，好像眼睛要去聽壁鐘的聲響。然後他稍為移過臉對森夫說：

「我們來喝一杯，這裏只有你能夠陪我喝。」

他點點頭。他叫熱子把酒拿出來，熱子取了三個杯，一瓶啤酒。

「我看他神色很壞，我替他喝一點。」熱子說。

「甚麼？你 also 想喝酒。」

「有甚麼不可，只是一點點就夠了嘛。」

「不行。」中年男人吆喝着。

「爸爸，你沒看到他氣色那麼壞？」

「唉。你是不是真的做錯了甚麼事？」

「沒甚麼。熱子想喝酒？」

「給我倒一點，求求你們。」熱子閃亮着眸子說。

中年男人給她倒了一點酒液，給二個空的杯子倒滿。雨下得很大，中年女人關上毛玻璃窗，坐在熱子旁邊，取過她的酒杯嘗了一口，室內立刻暖和起來。

子夜過後，他才走上自己的房間。門一推開，窗口白茫茫，啞噠、啞噠，壁鐘在黑暗的

大廳裏，淒寂裏響澈着律動。

次晨他起身得很遲，果然，醫院來了電話。他跑下樓，一輛德士從拐彎角駛過來，他截住德士，吩咐司機開往中央醫院。

汽車駛進了列爾街，穿過馬其街，然後在百譯街馳騁。一路上車子屢次被交通燈截住。在早晨看來，交通燈像在開着玩笑，沒有一種真正在執行任務的意味，在偏僻的街道上，因為交通燈而停下來的車輛，在無所事事裏沐浴着白皙清澈的光茫。風從車窗吹進來，使眼睛睜不開。

在體育場的外面空地，掛滿了旗幟，場裏高階的地方也插滿各色彩旗。爲的是明天將舉行的運動競賽。百譯街分享了那份鬧會的復活般的快意。

汽車在一處十字路口停下來，兩旁植滿茂密的雨樹，樹葉垂落，蔭影在地面上移幌。

再爬上一個山坡便是朝醫院去的直路，汽車加快了速度，雖然風從車窗吹進來，坐在膠質的坐墊上還是感到悶熱，幾乎連坐的事實也忘了，就像是跟着汽車在跑，或者是汽車和自己一同在騁馳。

汽車費了好長的時間，才跑完斜坡的路子。到了平坦的地面時，車速就快了，也留下一股不滿感，好像對車子在費力爬上坡的艱辛引起了共鳴，但對機械這東西，是不需要有同情的。人類爲掩飾恐懼而製造了機械，機械的性能保留下來，毀滅這東西卻不因此而得到平衡。即使在機械裏也有毀滅這不是素質改良的問題，而是一種妥協，與時間的妥協。不過，喬木蔭冷的氣味，漸漸就可以嗅到，心情也暖和。與常理違背的，一到醫院倒產生安心了的感覺。

司機驚奇地望着，從車門後邊的布袋抓出一把銀幣數着，把一疊角子推出來，從他髒黑乾枯的手掌掉落下。然後他悠閒地點燃一根煙，做了甚麼善事似的大力地喘了一口氣，細心地瞇着眼抽着煙，再握了一塊布抹抹眼前的玻璃，不知又在矯正甚麼，勾過頭來望一下，才把汽車開走。

從醫院裏衝出二個女學生，攔住他兜售旗子。他把那疊找給他的角子塞進小圓桶裏，噏噏噏、噏。「謝謝。」右邊的一個笑着說，把那股青春與無憂無鬱的勁兒以及少女誇張了的

激動傳給了他。他走進一間二樓的病房。麗艾就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

一個護士進來，在白色帽子底下的眼珠子很認真地瞪着他，閃爍着幾近嚴厲的光芒說：

「先生，你是她的親屬嗎？她還有其他的親屬嗎？」

「她還有父母。這裏他們的電話，能夠麻煩你代我通知他們？」

她想了一下，接過那張從小冊子撕下來的廢紙張。抬起眼，兩對斜着眼睛接觸在一起，她顫抖一下，轉過身從尚在搖動的門後消失。

他一手挿進麗艾的頭後，手指上下旋彈一下她的頭部。她傾過臉，臉頰貼在他的手心裏

。淚水從她眼角淌下來，滴在他脈博的地方。

「你會好轉的。」

她想要點頭表示同意。

這是她進醫院的第十天。上次他來看她，樣子並沒有這麼憔悴。門忽然被敲響。醫生側着半身向他招手。他走出去，醫生斜靠在走廊上的牆柱上，眼睛像膜上一層藥水。

「爲甚麼這時候才送她進來。」

「這已是第十天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早幾年前爲甚麼不讓她接受治療。」

「我不知道她身體有病。」

「你不知道她有病？你不是她的丈夫？」

「我不知道她身體有病，真抱歉，我不是她的丈夫。」

「是你送她進來的。」

「是的。」

「你不是她的丈夫？那麼她父母呢，從沒有一個人來看她。」

「她不習慣人家來探她，她不允許我通知她的家人。你能告訴我她得了甚麼病。」

他並沒有說出病名，繼續在想甚麼，也許不會聽到他問的。走廊寂靜。醫生抬起頭，放下抓住下巴的手，拍了他的肩膀。

「你還是進去罷，有人通知她的父母？」

「你不能再想想辦法。」

「已盡了全部的力量。」他聳聳肩，笑得很淺，往走廊盡頭的電梯口走去。醫院的職員忙着推手推車，電梯門啓開，醫生走進去，幾個印度女人走進去，電梯裏頭沒有燈光，電梯門再關上，走廊寂靜而陰暗。

「我的貓兒呢？你爲甚麼不帶牠來？」

「明天給你帶來。」

「好的，你會帶來的。」麗艾低聲地說。

「爲甚麼一定要貓兒，別的也可以，比如……」

「別的甚麼呢？那些對我都沒有意義，我不會再擁有甚麼。牠像我的孩子，我要看看牠。」

「把他當成自己的小孩？」

「這是我唯一贖罪的辦法，親愛的。」

她說。眼睛傾斜着他，他坐在床旁的小木櫈撫着她的手，那隻手是冷的，一陣風吹進來，她抖縮一下，他走上前叩上窗門，然後再坐回木櫈，那隻手在他的手掌裏顯得細小，嫩滑依舊，只是沒有了溫熱，熱度好像在遠處的山谷凝固了，望望茫茫然的天空，廣大的蒼涼的山峽之荒寂頓然明晰起來，幾根手指捏在他手心裏，他輕揉着那些手指頭，再把它們抬起來，右手輕輕地搓着她手肘的地方。

她縮了一下手，對疼痛依舊敏感以前好幾次同樣撫摸着這隻手，那時她並不這麼敏感，是否因爲生機勃勃的時刻，反而對生理上這種細弱的搔癢感並不在意。

他停下，右手和她病弱的手疊合起來放在床褥上，軟綿綿的床褥，床布潔白。

「你還要我這雙手嗎？」她問。眸子深邃如洞穴。即使是在幾個月前，她也不會這麼問的。

「當然要，它對我永遠留下痕跡。」

「你不後悔？」

「不。這對我不是更好？我但願躺着的是我。相信我，妳會好轉的。」

「我相信。」她剛從睡眠中醒過來似的笑了一笑。手肘支着床榦，輕撫着他的脖頸。

「你憎恨我？」

「爲甚麼？」

「我們沒結婚。」

「那樣的話，該被憎恨的不是我？」

「不要那樣說。許多事情都不是我們的意思，這是個誤會。」

護士進來，檢查她的病歷表。

隔天他再來探她，她有點起色。兩天後他到醫院較遲，醫生從病房走出來，低着頭想甚麼，他轉過身瞧着醫生走進電梯，然後護士走出來，敏捷地走進辦事室。

「那隻貓兒，我把牠送給了護士。你不怪我嗎？」

「怎會怪你。」

「鶲鵠你拿走了沒有？」

「拿走了。我把牠送給劉丹沙。」

「誰？」

「一個朋友。」

「鶲鵠在那兒安全？」

「會的。」

「你從來不會懷疑過牠。」

「我想牠是一種很善良的動物，從不操心在甚麼地方，對任何人沒有偏見。」

「是啊。我躺在床上也一直這麼想。你不會怪我罷，貓兒不見了。」

「當然不會。」

黃昏時分，太陽正撤成金黃，醫院外的草地或城市人造的小公園都被撒成一片金黃。森夫剛吃過晚飯，爬上向醫院的一道小徑，在另一座建築物門口卻碰到了引擎手的馬來青年，他的聲音很響亮。

「我妻子在生孩子吶。」

「你在這兒焦急？」

「是啊。」

走進麗艾的病房，室內寂靜。她抓住了他的手，呼吸沉重。她的眸子因淚水而朦朧地注視，嘴唇微微地張開，露出一排牙齒。良久，不曾說甚麼，最後她的手軟弱下去，掉在床褥的邊緣，手指垂下床底。

護士拿了一張白布單，站在床前猶疑，嚴重地瞪着她的臉。因為那張臉和平日她看到的閃爍着不同的光澤。

森夫走下樓，醫院門口滿是豐沛的陽光，他走出門口。剛好看到那個馬來青年手裏抱着一團東西，他在他身邊停下來。對方興奮地咧開嘴笑。

「你還在等甚麼？」

「我太太呐，她還有許多說不完的話和醫生護士說。」

「再見。你的孩子好可愛。」

## 11

六月尾的一天。森夫和波夫借了一艘漁船划到海上去。任船毫無目標地漂流着，波夫躺在船首。

水面上開始時黯淡。漸漸月亮昇上，照亮了海水。遠處幾盞籠的燈光，也比較模糊了，在黑暗時，那些燈光很瑩亮，使幾排插在水裏的木桿，顯得神秘。

人影在不遠處一座籠上面閃動。幾對男女靠在木板的欄柵旁，看着他們的小船。小船很快地靠近這座籠，附近的潮水特別寧靜，海面上幾乎無風，東北角的島嶼浴着月光。

有人投下東西，那東西跟着在水上漂浮，原來是一顆蘋果。再投下一粒蘋果，上面有個男人粗啞地喊着，男女夾雜的笑聲響起來，最後柵欄上的人群增多。其中一個男的向旁邊喊着：「把它拾上來。」另一個說：「你下去拾。」是你丟的。」「你先丟了它。」結果兩個人打了起來。彼此舉起腳，躍向空中，向對方踢去。木板上閃響一聲。人群圍過去，把兩個人分別圍起來。一個女的在勸他們別鬧事。

蘋果落在掛着煤油燈的地方，一直漂浮到小船旁，波夫伸過手把它們拾上來。摸在手裏冷而硬的果實，豐沛得像燦爛的夜夢。

「喏，東西在這兒，接好。」他拋上一顆，它掉了下來，再拋上一顆，剛好落到一個小女孩的雙手裏。然後他再拾起了一顆拋上去。四方形柴盒式的籠籠，有一種被侵犯或被迫留在這個固定的地方的感覺。

「看看，他還有小喇叭。」最左邊的一個女的，看到在小船上放着的樂器。它閃着一層薄薄的光澤。

「上來吹一曲嗎？」

「不。」

「你要甚麼酬勞才肯上來。」

「甚麼都不要。」

「不要這樣固執嗎？」左邊第二個女的說。在月光下她的側臉很美，在她旁邊的一個身材稍高，前面的頭髮向上梳，兩鬢的髮絲往後梳垂落在頸子上，頭髮有點鬆散，散現着一股很濃的熱帶風情。

「你們不是在捕魚？」

「不。」

「那麼你們在做甚麼？」

「我們在做甚麼？」波夫問他。

「隨便。」他說。

「你是甚麼意思？」最左邊那個女的吊高嗓音說。一陣浪潮在木桿周圍掀起。

「我們是甚麼意思？」波夫問他。

「特意來看她們。」

「特意來看她們？」

「哦。」笑聲傳了下來。「那麼你不上來吹一曲嗎？」

「不。」

「我看會吹喇叭的不是他，是另一個。」一個女的悄悄的說，她們垂下眼睛望着他。她

的話還是被他聽到。

「喂，請問你會吹曲子嗎？肯勞駕上來一會？」

「不。」他說。

波夫笑了起來。

三年前，他們曾來這座籠。那晚風很大，海面黑沉沉。站在欄柵上望着夜海的船艘，予人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似乎海上活動的一切，都沒有充分顯示出它的特質。

「如果是個盲子一定很幸運，他們不用眺望這世界，只需參與它便可，他們沒有真正的痛苦。」波夫說。

「這是你的發現？」

「這是我生活的原動力。」

麗艾和盼妮走過來。幾個人在籠上閒談，也不覺得風怎麼寒冷。

「你會定居在這小島上嗎？」

「那是未來的事，我不知道未來的事，我尚年青。」

「許多人都不願意留在這樣的一個小島。」

「他們對它一無所知的緣故。」

「你呢？」麗艾問森夫。（其實她並不想問他，因為她不需要知道一個人的未來是甚麼，人心裏恐懼的，便是知道另一個人內在期望的未來是甚麼。）

「我和他們的背景不同。」（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背景，那個有甚麼真正的關係，你以為背景是一種可怕的敵人？）

「每個人都喜歡訴說自己和別人的背景不同。」盼妮說，瞇着眼看他。她的手不經意間觸到了唇邊的痣，她嚇了一跳，彷彿甚麼東西從體內跑出來，她並不願意暴露內在的東西。

管理員替他們煮好一盤鮮蝦。在水上吃鮮蝦，味道很不同，加上那若有若無的搖動，浪濤不斷衝襲着，立在水裏的木桿，籠好像一塊欲墜的岩石。

「蝶芷去世了，你知道嗎？」波夫告訴他。

「嗯？……。」

「她今早去世，我去她家時已經遲了。她父母不肯把逝世的原因告訴我。」

「甚麼原故去世的？」

「我猜想大概是疾病。」

「她從未生過一場病。」

他又想到她所說的話：我想你不會再來了。

這是第二個夜晚他們划船到海上。那群人還在籠上面，小船泊在不遠處，波夫吹了一首「蝶戀花」。籠上的人群擠在欄柵上張望着，她們無法看到這艘小船，水面很黑，月亮早已被烏雲遮住，烏雲在夜裏是淡橙紅色。

「你真的以為她是因疾病而去世的。」

「我猜情形是如此。」

「嗯？……。」

死亡，對蝶芷意味着甚麼？是否是一段人生的結束罷了？世間還有比這個簡單的看法更為簡單的嗎？更為邪惡更為陰暗的？但是，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它的開始或結束，不在於它的肯定與否定，不在於它的復仇與寬恕，是存在於它的悲劇與幸福的雙重結合裏。死亡對蝶芷來說，即是幸福也是悲傷。

「喂，風吹來真爽快。」蝶芷笑得如怒放的花瓣。在回途中，他們盡量減低踏腳車的速度，兩隻腳車靠得很近，不時相撞在一起，然後又分開，再把前輪往對方的腳車撞去，腳車一時歪歪斜斜，在碎石路上一定會跌倒，不過，現在是在西海岸的主要公路上，也顧不了路上的車輛，她一直在跟他嬉戲着。

「喂，你的腳車壞了嘛。哈哈。」她的眸子很黑，即使身體在進行中，注視你的神情，依舊像在觀望一潭湖水。

「眼珠子好黑吶。」

「哈哈。說甚麼？」

「小心有車。」

他們在路旁一家汽水亭停下。海水就在靠岸處，浪潮洶湧地潰上來。陽光照着她白皙的

臉孔。兩個人坐在榕樹根上，樹根粗大跑出地面，她一面喝着汽水，一面俯着肩膀在研究手上的小型地圖。

「喂，再吹一曲罷。」籃籠上有人在喊。是個女人，嗓音高昂，在水面上盪開來非常著涼。波夫再吹了一曲抒情曲。有人在嘆息。原來小船被潮流帶到籃籠底下，煤油燈照着他們。他再把小船划到沒有燈光的地方。

「兩位不上來吃點甚麼？」

「不。」

「上面有海鮮啦，你們不上來一趟？」

「謝謝妳。妳是個善良的女子。」

「她是個多情的女孩。」一個聲音說。

「哦。得到她的人一定非常幸福。」

「是啊，她非常欣賞那個吹曲子的男人。」

「我叫波夫。」

「波夫？多奇怪的名字。」

「妳叫甚麼名字？」

籃籠上忽然起了一陣騷動，幾盞煤油燈忽然一起亮了，擠在欄柵前的人群鮮明起來，猶如走進陽光裏的人，予人一種幻象的錯覺；好像人群是在光裏蠕動的影子。

「他們喜歡的是我，不是我的曲子。就像你的情形一樣。」

「我的甚麼情形？」

「人們或者會尊重你，但不是尊重你的創作。」

「你怎麼知道？」

「雖然你一直抗拒任何人與你的連盟，但對這件事，我們是在同一城堡同一窗口觀察着它的變化的。你不要再騙我了，你也知道事情是這樣的，不過，除了這，其他的事我們絲毫無關。」

一隻尖嘴魚飛上來，掉進船裏。牠猛烈地在小船裏跳動，牠把他抓起，投進水裏，水面

起了一陣閃着光芒的小泡沫。

「你以為這對人的生存是一種威脅嗎？」森夫說。

「也許不是。只要隸屬於生命的東西，就背負了相同的命運。」

「你是說，人不論怎樣被創造，要感激的不是這些，而是被創造出來的命運，也就是人應對被創造這事忠實，不論人是存在與否。」

「我想你沒猜中我所說的，但你的看法也許更正確。」

「這些是蝶芷告訴我的。」

「她還講了些甚麼？」

「我不太記得了。但是我想，她是個孤獨的女孩，有時候這樣的女孩會對生命造成威脅，也許它是一種美的遺忘症。雖然蝶芷根本未犯上甚麼毛病，不過，蝶芷也不知道這回事，她只是個忠實於自己的演員。但是，人類一旦犯上它，也許會像鼠疫一般使整個生存物都滅亡。」

「不錯，蝶芷是那麼的純粹；以致未染上細菌之前，已因病菌而死亡。但是，鼠疫和這種疾病是毫無關係的；鼠疫關係到肉體，而它——」

「我們要談的不是這個，我們沒有時間來談這個，這像水一般把握不住的事情，人們往往浪費太多的時間來談它。」

「對啦，你是說生命的命運罷。但是，人類如何了解它呢，我們對它一無所知。」

「你以為先要尋到它，才能運用它？」

「我不相信追尋，但這是目前人所能做的最完善的事。只要時間存在的那一天，未知就存在着，人的矛盾不過在未知的矛盾。地球已包容不了人的想像力，但是，未知是永恒的。沒有一件事物能超出空間的包容，而空間本身即是最大的未知，一切奧秘來自空間的誘惑，無窮盡的領域，究竟懸掛在哪兒，那個那兒又在甚麼地方？你知道，這問題使人發瘋。因此，許多知識是從不正確出發的，能正確的了解未知的人兒幾乎很少，況且未知是個謎。對於人存在與否，未知根本就不關心。哦，未知使地球墮落，也可算是命運的一種墮落。不錯，命運也在墮落了，因為萬物都在墮落，最糟的是沒有一件事不是爲了墮落而來，沒有墮落現象

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宇宙間只有這種事不存在。許多事情是在小未知小墮落裏徘徊不得其解。人的眼睛，不是爲了觀看的，是用來侷限人的透視。這就是爲甚麼地球上還有那麼多謎的原故。」

他的內部忽然有一抹火焰昇起。他想起文淑姬，內心感到寂寥。低空還停留着傍晚岸上火患留下來的一堆烏雲。天空裏大部份的烏雲都糾集起來，閃電很強烈。如果文淑姬坐在這兒的話，情形一定會不同，不安會消失。他瞧瞧四周，然後伸手到水裏播弄一下，水濤響起細弱而清澈的聲音。

橋。他腦海又浮現出某個城市的幻影。他不記得那是甚麼城市，大概是在歐洲、日本或印度，那個城市給他的印象很深。但是，不記得它在那裏卻使他感到遺憾，是否麗艾和蝶芷的腦海裏也會閃過甚麼遺憾的呼號？

「籠上的人影傳來陣陣騷動，喊叫聲、拍掌聲、嬉笑聲。」

「森夫，你好像不關心未來？」未來是甚麼。他想。這一年來他所做的不是對未知的最好答案。波夫說過，只要時間存在的一天，未知就存在着。人還達不到需要了解未知是甚麼的時代。他只知道一件事，自己會成爲一個優秀的水手。不是爲了尋求安慰，而是自然而然的他會成爲一個優秀的水手。

「嗨，波夫，不上來喝一杯嗎！」那個叫張淑美的女子說。小船又被帶到籠底下。  
「不啦，雨要下了，我們得回去。」

「今晚一定叫人睡得很舒適哩。」

另一艘小艇靠過來，在水面上它悄悄然一無聲息，直到被燈光照着時，才看清楚。

「森夫，還不回去嗎？」那個人對他說。他是屈拉夫。

「你捕的魚好新鮮哎。」淑美說。低着頭笑着的臉孔很有魅力。

「你先走罷，我們有個朋友要談一點話。」

「好。」拉夫看了她一會，漠漠地笑着。他穿了一件褪色的汗衫，褲管捲到膝蓋，一頂小布帽，他彎下身吹熄小油燈，挺起身，在小船中央，一雙大手握着槳，然後上身前傾，一個勁向前筏去，小船很快地隱沒在黑暗裏。

他們談了一陣。蒼雷愈來愈近，夾帶着擊碎甚麼東西的聲響。風也變大。

「不上來躲躲雨嗎？」淑美繹着眉心，停了一會再說：「明天你們會再來嗎？」

「會的。」

「啊，對了，明早十點鐘你在對面的小渡頭等，我們有船載你過來這兒，好嗎？」

「好的。」波夫答應地說。

「你們還是趕快走罷，雨快要下了。」她揮了揮手。兩個小男孩跑到欄柵前，也揮了揮

手。小船筏開去，淹沒在黑暗的水面上。

「是個可愛的黑髮女郎。」波夫說。

「她的確很可愛。」

小船離開篷籠頗遠了，它變成一個小小的光點。海面頗暗，對面的波夫已看不見，即使握着槳的雙手也看不清楚，激流沖襲着木板發出沙沙聲。

「我一直忘了問你，甚麼時候會出航？」

低空劃過一道蒼雷。風很冷。

「甚麼時候你會出航？」

「明天早上。」

「甚麼？……不能延遲嗎？」

「不。」

雨忽然傾盆而下。雨水使小船顛盪不已，它整個地覆蓋着水面，使海上的船燈，島嶼與岸上的燈光，以及兩個淋濕的人，和困難地前進的小船，都籠罩在寒冷，倉促而白茫茫之中。

(全文完)

# 輕舟

/ 李葉

阿寧：我七八歲的時候，沙丘的下午真像神話。

舢舨划過浮腳屋區，流過疏疏的椰林岸，划到河中了。十月的陽光，在下午快過去的時際，從山外林外耀耀麗麗地曬過來。

草原甚麼時候變成沙丘，那已是湮古湮古的戰前史跡了，是萬年後文言文的古戰場悼父了；而他是戰後的一代。日子像一隻隻跡進沙丘的足印，在風的流飄中一一沒去。他一轉眼，就已七八歲了。他眼一轉，草原就已是沙丘了。

阿寧：沒有誰在回憶童年是不莊嚴聖穆。

阿棉：童話一帶有莊嚴色彩與氣氛，就是神話了。

阿寧：童話也是神聖的。

阿棉：連天空也希臘羅馬起來了。

阿寧：成長是沒辦法抉擇的。

阿棉：你只好繼續把足印踩下。

阿寧：我只有繼續把足印踩下。那是生命成長的延續。我看着它實質地存在，目睹它沉沒。生命總有許多開始與結束，以及再次的開始。很久很久以前，很多人就說過：阿寧，你這個傢伙，一點都不切實際，你太天真了。現實的冰牆才不允許你發白日夢呢。那時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會做甚麼能把甚麼幹好。我畫畫，卻想做詩人；不只是詩人，而是關心人生社會的詩人。我的天。我們這一代，簡直連做愛的機會也沒有了。（阿棉：簡直連做夢的勇氣也沒有。就連做春夢的勇氣也沒有。所以我們這一代沒有夢的热情，與詩的幻情。連超現實的勇氣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家說，你那麼無病呻吟文藝腔。那時我真受不了。受不了社會怎麼這樣功利主義。後來想通了，明白了每個人都是一座孤立的城堡。沒花、沒草。只有城堡。像沒有春夢的枯禿禿的樹。

阿棉：你好嗎？老樣子。沒有誰不是老樣子。即使是我們這些年輕的傢伙也老樣子。誰都知道日子是年輕的。年輕得可以死去活來。但我真的年輕麼？你還年輕麼？

阿寧：我七八歲的時候，我記得，草原就已是沙丘了。

阿棉：你不知道草原甚麼時候變成沙丘。我記得，你說過。那真是歷經朝代的滄桑事。老人家說，那原是一座橄欖青的草原之海。草根的生命力那麼強韌，老人家不也說過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是風沙不知從哪裏來。許多無形的朝朝夕夕。但是風沙不知從哪裏來。你說過，像無邊的沙漠漫行過來，終於像大地蓋了一場冬雪，淹沒了草原。

阿寧抬起頭來。河上林木倒影如夢皎慧的等待着落日沉下。天快黯了。還是划回去吧。他看看落暉紅映的天空。把長槳抽出，換了方向，撥入水中，向岸上斜划去。

阿棉：岸在哪兒。我看不到村落呢。我們是在海上麼。

阿寧：沙丘和河，是這個村落的特徵。沒有人知道為甚麼會有這麼一大片沙丘，正如沒有人知道河水漲潮時，是把沙沖上岸來，還是把沙丘的沙流入河裏。在晚上漲潮時，河水會湧上沙岸，然後流到沙丘。那時刻沙丘簡直就是淺淺的海。你還可以看到許多螃蟹、水蛇與貝殼，與一大堆枯枝，還有不再有青色的生命力或不再是滿飽的深褐色的椰子。如果天上還有星星，如果那時你坐在沙丘不遠處的馬路旁，那真是別有天地的境

界。但是第二天早上。河潮退去了。你看到的又是沙……沙……了。甚至貝殼、枯枝與椰子也被淹沒在沙裏。我想總有一天這兒會變成沙漠，那真是個恐怖的夢。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做了這樣的一個夢。我驚醒來時發覺自己的冷汗還在湧流。我想人在沙漠中也還是可以生活的。你聽過沙漠族麼。沙丘似乎就是個先兆。告訴這兒的村民山窮水盡就在前面不遠。我常常這樣絕望的告訴自己。離開這兒到城裏去前，我想要在星光下望着天地這樣胡思亂想一番。

阿棉：那麼十一年後，你還回來幹甚麼。你還把我也勸來幹甚麼。也許我該回去的是我的老家，但我的老家就在那城中。十一年後你的村落還在。沙丘還在。河還在。山窮水盡只在眼前不遠處，還沒迫近。沙丘還在。像一切呼吸的生命那麼成長。你回來做甚麼呢。我回來做甚麼呢。你說了一千次。我又忘了一千次。但你和我實實在在的在這兒了。我們是在見證一個沙漠的成長了。我很怕看到成長。有一日我讀一本哲學書，讀到作者說成熟是個高峰，任何物質與文化到了高峰的成熟之後，都要衰老頽敗。我就讀不下去了。我現在似乎就讀到這一段了。

阿寧：我們都變了。村子也變了。沿岸的漁棚破落了。能走的人都走了。但我們卻到回來。爲甚麼我們要到回來呢。生活在城中漸漸如銹剝剝落下，片片屑屑堆積成歲月的廢墟。詩人畫家……是過去式的夢。我老早就變了。從詩人變成推銷員。向各式各樣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推銷自己的存在。那就是存在。爲甚麼要那麼存在。生命與成長是沒有抉擇的麼。我相信是的。我不願是的。你看，爲甚麼我不是詩人，不是司機，不是醫生，不是議員。爲甚麼我是推銷員。但生活是有抉擇的。只是我們有抉擇的勇氣麼。像我接受已成爲沙丘的曾是草原的沙地的現實。那也需要放棄回想與幻想的勇氣。但只對於沙漠，我仍然深感不安，像層層剝不完的恐懼。

阿棉：如果你是醫生，我是教師，我們可以在這破落中的村子做點甚麼。雖然無知與死亡已是日下的陳年老事。但我們都不是。我們雙手空空的到這兒來。不是浪子回頭，也不是朝聖，我倒覺得我們像荒謬騎士在追尋自己也不知是甚麼的東西。

阿寧：也許你是對的。只是我們並不就是在追尋虛無。因為我們還要遠離某些東西。我們不能忍受那樣的生活與生命。你與我都不願推銷自己的存在。在這裏，我們可以在最少的物質下無爲地活下去。有甚麼不好呢。這是老調了。但是有幾個人真真實實地這樣生活過呢。我們的問題問得太多了。爲甚麼不安下心來多用逗號及句號呢？

阿棉：快到岸了。到岸的時候，如果我們回頭望，會望到天邊顯現的黃昏星麼？但是星子都是問號與驚嘆號，句號與逗號只有在土地上才能找到。

阿寧：所以我回到這裏來。

阿棉：所以我到這塊土地來。

阿寧：但已是十一年後了。

阿棉：是的。十一年了。

# 愛情與蜜糖

肚子裏的孩子完全是無辜的，此刻；她才驚覺自己的殘忍和無一點母性的愛。生命原是那麼自然、動人，她卻打從心底偷偷的排斥着它。當那顆不經意被撒播的種子，在她體內悄悄萌芽之際，巨大的不安如夢魘般侵襲着脆弱的靈魂，那原是毫無理由的厭惡、恐懼與反感。瞬間，所有曾是那般熱愛生命、豐潤愛心的形象，遂如剝噬的木柱般呈現醜陋的斑斑痕痕。

奔跑在無人的曠野上，狂風和着淚水，一聲又一聲的責問着：丈夫是如此深愛妳，肚子裏的是屬於你們的愛情結晶，妳爲何怨恨？爲何如此麻木不仁的想丟棄它？矛盾、莫名交織在一股無言的煩亂裏……是那曾經有過的最初的盼望，已全然的傷害了純潔的心靈？是那刻骨銘心，而又錐心刺骨的破碎，毀滅了火熱的愛情？

地球是圓的，潮來潮往、日出月落，這個世界一無所變，變的只是人心，不可捉摸的人心。

那曾經是她用了全付的愛心和期望所付出、所等待的。

有一個生命是屬於他和她的。幻想中；氾着朝霞般鮮紅欲滴的雙頰，深棕色中帶點微藍的眼瞳，如他般有如兩隻扇子的密實的長睫毛，高挺小巧的鼻樑，薄而帶着倔強的微微翹起而又深深的唇角。他是她生命中的神，她要的是他完美的化身，呵！還有那頭她最愛最愛的深棕色柔軟如嬰兒濃密髮曲的髮。

也許，也許，一切太接近完美的事物總是不真實的。

每一次她歡欣的將心與心融在最濃最稠的蜜裏，她常常嘆息自己就要浸死其中。這火熱般的戀情卻是一缸無邊的蜜糖，她被沉浸其中，她是一隻貪吃的蟻；終於，她只能望見遙遙的岸而泅不回去……她是一個垂死的泅者。直到，這隻大缸被無情的擊破了，蜜糖原來不是蜜糖，蜜糖原來是一廂冷冷的月色。一窗無邊冷寂的黑暗。然而，然而，那生命中第一朵迸裂的火花，燃燒：。哦！原來，原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淚始乾。乾涸的心靈遂不再有淚水，有的僅是斑斑血跡；嘔心瀝血換來碎心片片。

是這樣的嗎？生命中竟只允許那一次的燦爛嗎？

狂風不斷拍動她的衣衫，當心結欲纏欲緊時，她多麼渴望就此乘風歸去？！遙遠的海平線上緩緩升起一輪明月，海浪拍擊在礁岩上，一朵朵碎成雪白的蓮。

她不斷重覆問着自己，風也附和着絲毫不放鬆她，肚子裏的小生命，是她和丈夫的。丈夫於她是有情有義的。她曾經許過諾言，在中秋之夜，對着明月，當着丈夫的面，許下誓言；他不追究她那段心碎的往事，他只要她看清楚現在，看清楚未來，他強而有力的充滿信心與愛意，他是如此破釜沉舟的要定她。只要她快樂，他會給她；也許，不是最好的。但是所有他最多最多的。但，最多的是甚麼呢？她自嘲自己這顆妄心，多麼貪婪無厭求，多麼可鄙。

撫着微微隆起的小腹，她腦中浮現的竟全是過去全心盼望的那個嬰兒，她痛苦的欲揮去這纏人的精靈，彷彿，它正端坐在雲間嘻嘻的朝她笑着。她努力再努力，雙足如陷入泥沼般的愈陷愈深，始終無法幻想肚子裏的這位小客人與她有何關連？啊……是這塘該死的泥沼深深拖住了她，她的心靈，她的思想……。

她重新奔跑起來，她想逃離這陷足的泥沼，她想擺脫、抹殺那昔日的陰影，一切一切，包括無辜而又無知的小生命。

每日，她瘋狂的藉着琴音來發洩心中的苦悶。結婚至今一年來，丈夫細膩、溫存的愛意。無一日稍減……可是，爲甚麼？當丈夫如此欣喜之際，她卻不是暴怒，便是無由的號哭？那曾經錐心刺骨的往事，一幕幕，日以繼夜如排山倒海而來，她感覺，她快溺斃了，誰來救她？

有一天中午她從郵差手中接過一封令她心跳、企盼已久的信，她不能明白心頭竟掠過一絲莫名的驚惶與雀躍。是在潛意識裏内心底處，她仍痴傻的留連在往日的等待裏？丈夫尚未返家，她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她鎖起門來，亨受這份「隱瞞」的快感。她來回仔細的讀了許多回，心頭一次比一次冷冽，那麼敷衍和玩笑的字句，深深打擊了她強烈的自尊，她冷冷的，面無表情的把信撕了個粉碎，她哭不出，她只覺得自己正扮演着舞台上的丑角，受盡嘲弄而不自知，那真是最可恥的悉落呵！

她沉默得可怕。可是，丈夫的柔情逐漸使她崩潰了。慢慢的，她開始高興、興的吃東西，她開始正視這個小生命，因爲，那是他丈夫心愛的，她應該努力保存它。照顧它。

可是，那一點點咖啡色的斑斑點點留在褲底。她開始憂心起來，丈夫帶她看了醫生，仍無好轉，深咖啡色的斑點愈擴散愈大片……她懺悔、她祈求，她甚麼都不要，只求庇佑這無辜的小生命，一切的錯是她鑄成的，一切的懲罰她可以承受，可是，千萬不要傷害她的孩子。

血，鮮紅的，一滴滴的，緩緩而又濕濕熱熱的，像魔鬼的獰笑般無休止的從她的下體流出。血。深紅的，不停的，濕染了整片雪白的床單，她恐懼至極，在狂叫中，她昏厥了過去。

朦朧中，她似乎從極遙遠的空白處歸來。觸入眼簾的是一簇鮮艷色新繡紛的胡姬花，蘋果綠的窗簾在微微飄動，冷氣機發出規律的嗡嗡響聲。遠遠的有護士

與病人的交談聲，她是在醫院裏。她憶起那如洪水奔騰般的血水，此刻；她是如此虛脫。

她突然驚覺，孩子是無辜的，心，一陣陣的如錐刺。她是何其殘酷！眼淚順着耳際淌下，她望着那束胡姬花，午後的陽光正斜斜的灑在花上，眼前一片朦朧，朦朧中丈夫的臉出現了！她只能無聲的哭泣，手臂上，丈夫的淚正一滴滴的滴下來。她悔意太深太深，她多麼渴望丈夫的呵責！可是，一如往昔的溫柔，那有力的臂膀擁她入懷。她說：我要我們的孩子，我真的要他。她抬起滿佈淚痕的臉，稚氣已從臉上消失。他心疼的拍着她的背。會的，我們還年青，我們還可以再來，只要妳平安。他誠摯而滿是愛意的笑容，使她愧然滿懷。

過去的陰霆像一道長而黑的隧道。是他。帶領着她走過這片黑暗。  
如今；她才懂得了，甚麼是，愛情。

# 洪泉短篇三篇

## 鏡子

她仔細地觀看身體上的任何一處。  
鏡子。

有一個女人用三重疊的方法描寫她自己能夠容納的個體。她想起使她歷歷不忘的廣告，啤酒瓶中的自己，那就是她自己作夢也夢到一個她喜歡的男人手提着瓶子。他竟然不能喝下這瓶啤酒，這一點就是她能表現她自己的特色。印象深刻地摻入微笑的異色。然後，那個男人把她從瓶子中抖出來，恍然一覺，她成了異空世界裏的般若。

早上，她趕着去上課，不再那麼緊張，倒是害怕遲到，不像昨天一樣東張西望，看到他的背影。他。

在這條線上棲息很多烏鵲。

射鳥的人成了主體。

這種詩意的聯想，是她主要主張之一，但必須強調的世界，唯有這河的兩岸。根本沒有情意。車湧還是潮湧，彷彿平原上的小流溝。他已沒有第二個用途，唯有剩餘

的背影表達他可以盛情一下。再也不能想像。

因為她就是她。

一個能構成結果的女人。

她讀過一段句子。她忘記在哪兒讀過，總之不是課本，更不是愛情小說。那是對語言的態度。熱情，不再正常、美麗，一變而爲殘暴，貪婪，陰險，色情，剝脫一切外衣，赤裸裸以原始之姿態出現。

姿態和主張。印象改爲談情說愛。

你看過『朱莉亞』嗎？

『朱莉亞』？

……

看過，我不記得和誰去看。  
你記得多少。

你談談看。

還記得火車站嗎？

對，我那時候好像在哪兒曾經看過。  
一張印象派的畫。

很著名嗎？

那我就不清楚。

他這個男人。她在日記上寫。好像幾張糖

紙和幾根香煙。如果他能成爲一個丈夫；

眼睛只能東張西望。可不能看我所看的，也不能聽我所聽的。真真正正進入我腦子裏去的只有他。一個有企圖的觀察者。非常專心地各走各路。根本沒有一丁點氣氛。極原始的破壞者。

她發現屋子裏的電燈全部倒掛。

椅子安置在地上。和花草一樣。

有一粒石頭和一盤沙刻劃爲她底特性。  
仙人掌。

原始底恐懼，愧罪爲了多利而豐潤。

天旱。

電影的形式。特寫鏡頭。

在將來，偶然和另一個人約會。她點算日曆，那段日子，很甜蜜，有多久呢；畢業之後，找到工作，他很愛情；她也恩情。接着美麗的情人和良妻。她不想做情婦。明天十三號。真倒霉。倒霉。幸好星期天。我和他可以出遊，坐在他的屁股後面。唉！多美麗，摩哆單車上的星期天。畫中沒有。去年；有個男孩畫一張畫，愛不釋手，他拒絕給她。明天我就畫一張。唉，

明天就考美術，甚麼鬼，簡直都是一群色鬼在騙人。他說做一個畫家要有一顆

冷酷的專心。蠻以爲這樣的的男人很多情；

夠熱情，原來像一塊橡皮擦。

橡皮擦。

愛情。

鉛筆桿上的橡皮擦。

寫得滿紙荒唐。

太麻煩了，寫情書。

不寫不寫不寫。

隨手畫一張愛情。

陷入橡皮擦的陷阱。

她想到她父親親手挖一個土洞，把親手殺死的老鼠安放在洞中。然後很憐惜地蓋上泥土，然後再舖上一塊草皮，他說這塊草皮一定能長得茂密。

她很專心地觀察壁虎如何擊吞小飛蟲。

蚯蚓在雨後露出土面，把肚中的泥土排洩。

在生物室裏她分辨動物的心臟。

老師成了認識生物的呼吸系統。

他很可愛。

假期我們要殺一隻豬。

母親到了晚上很神秘地告訴父親。

一隻豬。

有一個男人挽一個女人。

老師宰豬，大家尖叫，午餐大家都吃豐富的米粉炒豬肉，奇怪，老師，豬的心肝去了那裏，大家吃下肚子裏。老師大笑，大家哄堂。

她瞥見他坐在食堂的一角，很熱情地看她笑的樣子，他的手中有一塊骨頭。

哈哈。

老師，殺狗。

她提議，眼睛看角落的他。

他憤怒的把骨頭安放在面前的碟子裏。

有一天，她告訴母親：我的名字叫安安。母親吃驚地看她，她已經叫她安安已叫了十多年，爲甚麼她現在才知道。安安。安安自己叫一聲，自己又嗯地回應一聲。很滿足地走開。

安安有問題。

父親看他的連載小說。

安安心安理得地看她喜歡的電視節目。

安安……

安安……

人在四面沒有牆壁的工作室裏。  
一個人。

他。

她覺得好笑極了。她拼命地笑，電視在放

映廣告。

雪花膏。

她匆忙回房，把房門緊閉。

鏡子。

他一個人；孤獨。他回憶和思想一切；孤  
獨。

河旁當然有風，風很冷。

他坐在工作室裏的工作枱子上。

他盤腿，看風，看風經過綠色。綠色的沼  
澤，惡補風向，顯然只是他再度的飢餓。  
他迷惘，看到圓圓的星光掉在早上的葉上。

第二天他還是這樣。

## 速寫簿

桔子上的黏土龜裂。

在印象中那是螞蟻的紋路。

河。

第七天。

黏土剝落。

他看見一隻蜈蚣爬行。  
是不是蜥蜴的變種，還是誰臉上的紋路。

他回頭很仔細地觀看桔子上的任何一個龜裂的雕塑。

感覺上，睡眠不足。

蜈蚣爬行過來。

風更冷，蚊蚋成了指針。綠色的澤林形成未塑的根。

他把所有雕塑丟入沼澤。

再塑一件新作。

你是誰。

他說。

蜈蚣一路上留下爬行的痕跡。

工作室外的綠色忽然變調。

乾固的沼澤竟然潮湧如血地貫穿他底血。

剩下。

第十一天。  
子夜。

他踩到蜈蚣。

肚子很飢餓。

像龜背上的陰文。

壽命如此。

望見他雙手血量。一掌是月，一掌是太陽。

原來風已吹死蜈蚣。

留下複雜的痕跡。  
只有纏腸和空胃。

心在跳躍。

黏土舖上一層陰影。

陰影底下有一廄臉。

他。

塑像。

排列整齊的原始材料。

第十三天。

他找到一根枯枝。

還有一袋枯葉。

把蜈蚣火葬。

還有抬葬的蟻群。

第廿天。

有一艘船不沉。

那個自溺的女人似乎已不復昔日的容貌。

他不記得她是一個怎麼樣的女人。

履歷？

年齡？

地址？

其他？

第十四天。

中午。

他殺死一隻四腳蛇。

形成豐富的晚餐。

再把蛇皮晾乾。

他想吸引沼澤的所有生命。

風如果能吹死蜈蚣。  
當然能把沼澤改成墨汁。

他想他能塗一幅江山在他塑成的石頭上。

他的臉竟然在黏土上。  
而臉上被黏土迷糊。

這就是河灣。  
這就是山。

這就是叢林。  
這就是沼澤。

第十八天。  
他把唯一的塑像送給一個女人。

這就是他。

她會跳河而死。

塑像堅強地，完整地沉入海。

第廿一天。  
漩渦。

流沙。

第廿二天。

另一個人站在五線譜上來找他。

他已不再塑像。

只把黏土一堆堆地放置在枱子上。

然後畫上五線譜。

來者把音符譜上。

他不懂這份冷冷的感情。

當天。

他設計一個豐滿的腦袋。

把所有的生物都貼上名字。

倒是忘了自己的。

第廿五天。

他採一朵牽牛花在早晨。

第廿六天。

才把牽牛花刻在譜曲的朋友嘴上。

他專心一致地咬嚼。

吐出一雙美麗、熱情的中性眼睛。

第廿七天。

紫色的苦惱。

第廿八天。

他還記得蜈蚣。

女人。

曲子。

船。

風。

很有語言態度的他。

枱子上。

工作室裏。

他排列他所有做過的作品。

左手中還掌握蛇皮，右手掌握蛇骨。

他很自由自在演唱朋友譜出的新曲。

一個月。

二個月。

第廿九天。

他在形式上濾盡情感。

第一天。

第二天。

都增強了背景感情的暴裂。

一個月。

## 餘

花和草在冷冷的工作室裏，彷彿小說給人  
的印象，看似平穩而不露聲色。

他坐在椅子上。

早餐。

午餐。

晚餐。

椅子上滿是泥濘。佈滿他創作的草稿。

最後一天當時。

他蘊藏在河風上。

鼓動多變的暗流。

他。  
一個人。

在四面沒有牆壁的工作室裏。

點數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生命。  
一無所有。

橋底下發現一具赤裸的屍體。

他跟隨好奇的人們圍睹。

警方呼呼死者的親友前往認屍。  
誰家家人失踪。

早上他吃早餐，胃口實在無法收下任何東西，他感到一個活人死後留下身體的樣子。他看到巴剎的牛羊豬攤位所掛的裸肉。他看看自己的手，手中的麵包，真要嘔吐。母親坐在面前陪他，她的眼睛老是停留在剛到手的報紙。又是自殺，她喃喃自語，會不會是姦殺案。他吃驚地看她。怎麼，士宗，胃口不好嗎？沒甚麼，沒甚麼。

他急忙把手中的麵包塞進嘴裏。他感到腥臭在齒縫間逐漸漫延。那裏來的女人，死的不像樣，連件遮體的東西都沒有。他看到發漲的麵包在杯子裏，橋下河水面上：

士宗追求起異性來，他對着他的志願，中

年婦女老叫岳母，大家都玩笑一場。誰家的女兒漂亮，他都知道，還有一些是他自己的同學，在學校上課，他對她們都難於啓齒，但到了巴剎，尤其在放假時候到攤位上幫忙時，真太不正經。有同學形容他是水中的馬陸，遇到正經的場面時，一接觸到他身體上的神經時，就馬上圈成一團，當它到另一個有腥味的環境裏，馬上千足爬行。看起來每一個女同學的母親都被他戲稱爲岳母。但他要叫岳母的人不是同學的母親，而是前街姚秀珍的母親。姚秀珍，他看着她發育長大，他比她先畢業一年。他們沒有甚麼話好談。見面打招呼，笑一笑。他就仔細地想像他所能見到的特點。有一次他和朋友聊天，大家都談論性命學，把自己心目中的女朋友名字算一算，他把名字寫在紙上，立即有人隨口說夭壽珍，大吉利是。他和那個朋友吵了起來，姓名的筆劃沒算就不歡而散。

死者：女性。

年齡大約十九至廿一。

姚秀珍自殺。大約五天前。

士宗經過死者家門前。

士宗把魚賣給死者的母親，不再叫岳母。

每一個人都在談論這個女人的死。比小報更加誇張。  
每一個人都稱讚死者的美麗。

有一個女人死得好慘，不知死因。  
士宗夢見自己在寫冷血式的非小說人物。

地點。

背景。

事物探訪。

假設有一個女人深夜獨自一人在一處黑暗的僻靜地方行走，遇到歹徒。怎麼辦？

死者是自殺還是姦殺還不能確定；警方發言人向報界表示。警察安曼認爲這是一宗姦殺案，但他沒有職權來辦理這案件，也沒有證據，一切都憑他的聯想。一個女人自殺絕不會沒有衣物穿在身上。不久，捉到嫌疑犯。士宗想知道那傢伙是個怎樣的人。安曼表示不知道，但不久又沒下文。

他無法定論。結果是被姦殺。

但甚麼原因使她去這種地方？

上面的問題被推翻。

那麼改為自殺。

為什麼不着衣物呢！

倒看起來，原因變成前者而非後者了。

好吧，姦殺案。

這種地方她為什麼要去。

假設她當時很傷心。

假設她被人引誘。

假設她被人擄綁。

假設她遭人欺辱。

假設她……

她的家人都絕拒他提示的可能，慢慢地每

一個家人都白眼對他。

她不漂亮，他最後結論。

那麼原因是第二者了。

姚秀珍穿針引線縫綴她手中的衣上鉤扣。母親告訴她今天的魚又大條又便宜。她說她不喜歡吃魚，母親半開玩笑地說將來就嫁給一個賣魚的。她白了母親一眼，我嫁給養魚的也不嫁給賣魚的，那些賣魚的魚腥味太重，叫人嘔吐。

沒有第三者介入。  
士宗神經似地單戀。

針和線。

魚。



□這裏還有一些人在寫詩，有一些人在寫小說，散文，有一些人把其他語言的文學繙譯過來，有幾個人主動評論介紹好書；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開放的園地，大家實事求是苦幹，種幾株花草栽幾棵樹，希望有一天踏實的在這塊泥土上生根繁盛起來。如此而已。名韁利鎖，原非我們這些平庸的人要推砌的城堡。這裏贅言解釋；只是要向一些長河大江的善意指教與嚴責說：謝謝謝。

□拉廸夫一直是蕉風讀者最熟悉親切的馬來詩人。本期白水的繙譯，方便讀者讀文學月刊編輯人查發·胡欣訪問他的文字，可以參照欣賞詩人的近作。詩人與平凡人一樣呼吸，思想與成熟的境界，總是在變的。不變則在安固中僵化與委縮。

□本期刊出吳煦斌繙譯的二篇作品，以補充上二期本刊譯介這兩位作者的文字。繙譯文學作品十分吃力，重譯在人力時間而言都屬浪費，因此我們徵得原刊者編委同意，特予以轉載。

□梁宗岱（一九〇四，廣東——）是中國新文學著名詩人、理論家與翻譯作者，會主編副刊的詩版，也是大學教授與系主任。早在二十年代就出版了詩集『晚禱』，他的詩論集『詩與真』及『詩與真二集』被許爲『五四以來最重要的論詩著作』。梁宗岱十分重視詩的象徵與宇宙性，讀者不難從我們選載的二篇論文看出。他曾法譯『陶潛詩選』，並譯介了數十首英法德國詩人的作品。上個月台北有份刊物出了個『法國文學在中國』專號，我們尚未拜讀，不知對這位留法詩人的努力有何肯定。讀者如果有興趣更深讀梁宗岱的作品，可以在坊間找到香港文學研究社爲他出版的『梁宗岱選集』（梅子主編／附有璧華的前言）來參閱。編輯室同時轉載一篇『訪梁宗岱學長』，報導了詩人晚年的近況。

□上期與本期蕉風皆只刊出一篇散文，並非編輯室這些日子沒有收到更多散文，而是收到的可讀散文很少。有時不禁使人擔憂，散文在這個時代，是不是已漸漸沒落了，或葉落知秋，我們今日的文學，是不是已走下坡了呢。

□罕的中篇小說本期全部續完，希望我們分期連載沒有引致讀者太多不便。上次我們預告的葉誰的小說，雖已校勘完畢，限於篇幅，仍無法在本期刊出。在此向作者致歉。

# 稿約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 蕉風文叢 2 種

歡迎郵購

##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學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

## 黑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

(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156447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 名	中 文		英 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自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訂 費				

## 蕉風文叢及學報叢書郵購單

\*星馬汶平郵費免收

蕉風文叢	(請標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號)			
	流放集(雜文) 劉 放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小黑小說集 小 黑著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學報叢書	元代散曲研究 周國燦著	一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不完夏 家 毅著	每冊馬幣	二元五角	<input type="checkbox"/>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著	二元正	<input type="checkbox"/>	
•茲附上郵政匯票 元 角以購閱上述叢書				
姓 名				
地 址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

ISSN 0126-6608 KDN 0142/80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